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

[月溪法師] [點擊：5921] [放大] [正常] [縮小] [加粗] [打印]

宋體

[字體：17px] [手機版]

背景色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

月溪法師講述

目錄

圓覺經大義

圓覺經疏

文殊師利菩薩

普賢菩薩

普眼菩薩

金剛藏菩薩

彌勒菩薩

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

辯音菩薩

淨諸業障菩薩

普覺菩薩

圓覺菩薩

賢善首菩薩

圓覺經大義

在開講經之前，先講經中大義，然後全本經皆可明白。釋迦佛說的大乘法寶，猶如箱內的寶貝，《圓覺經》如同開箱子的鑰匙，全部經的意思，是教我們如何開箱子，得箱子的寶貝。中國哲學家認箱子是寶貝，西洋哲學家分兩方面：一方面認箱子為寶貝，一方面站在箱子面前猜箱子內是什麼寶貝。小乘聲聞分兩種：一種是定性，一種是不定性。定性聲聞生纏空，認鎖是寶貝；不定性聲聞認纏空不是寶貝，再去問找寶貝。二乘緣覺分兩種：不回心者、回心者。不回心者迷正知見，認空無所有，不執着空，認箱子為寶貝；回心的二乘緣覺再去問找寶貝。大乘人研究用什麼方法，將鑰匙如何開箱子，得箱子裏的寶貝。這一部經完全是開箱子的方法，一部經就是全部經綱要，先將經題解釋明白。

(附表解見後頁)

“大方廣”就是佛性的體用。“大”是指佛性光明，遍滿虛空，充塞宇宙，超出時間空間；“方”是指佛性的體，用是由佛性的體發揮出來；“廣”是佛性的用，是時時加庇我們眾生的，猶如太陽光明一照，將一切昏塵照破，照着我們眾生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裏說的：“佛身充滿于法界，普現一切眾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常處此菩提座。”“圓”就是指佛性遍滿虛空，圓滿不漏；“覺”就是指本來絕對的大覺，不是指對迷而覺得覺、

相對的覺。

“無始幻無明”，就是說無始以來，無始無明同佛性是同時有的。經裏面說：“一切諸衆生無始幻無明，皆從諸如來圓覺心建立，猶如虛空華依空而有相，空華若複滅，虛空本不動。”無始無明是無始以來同佛性有的，是可以破的，我們不能見我們的佛性，就是被無始無明遮障佛性，如同空中有烏雲遮障太陽的光明，將烏雲吹散，太陽的光便能顯現；將無始無明打破，本有的佛性就可以看見。無始無明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裏說的“破無明黑暗”、《勝鬘經》裏說的“斷無始無明”、六祖說的“無記空”、臨濟祖師說的“湛湛無明，黑暗深坑，實可怖畏”。這一部經主張的，就是破無始幻無明，一破便可看見佛性。

見聞覺知、一念無明、六根就是經裏說的：“四緣假合(四緣指見、聞、覺、知)，妄有六根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緣氣，于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”

經裏主張破無始無明，應遠離四種禪病。佛說：“末世諸衆生，欲求善知識，應當求正見，心遠二乘者，法中除四病，調作、止、任、滅。”四病就是：

一、是止病 將一切思想勉強止住不起，如海水不起波，無一點浮漚。小乘斷六根、道家“清淨寡欲，絕聖棄智”，皆此病也。佛性非“止”而合。

二、是作病 舍妄取真，將一個惡思想改為一個好思想，背塵合覺，背覺合塵，破一分無明，證一分法身。老子“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”、孔子“正心誠意”、宋儒“去人欲之私，存天理之正”，皆此病也。佛性非“作”而得。

三、是任病 就是思想起也由他，滅也由他，不斷生死，不求涅槃，不執着一切相，不住一切相，照而常寂，寂而常照，對境無心。儒家“樂天知命”、道家“返自然，歸嬰兒”，皆此病也。佛性非“任”而有。

四、是滅病 就是將一切思想斷盡了不起，空空洞洞，如同木石一般。中乘破一念無明、老子“惚兮恍兮，窈兮冥兮”、莊子“坐忘”、宋儒“我心宇宙”，以及印度外道六師，皆此病也。佛性非“滅”而有。

釋迦牟尼佛的辯證法，用功有此四病，就是經裏邊說的：“一切諸衆生，皆由執我愛，無始妄流轉，未除四種相，不得成菩提。愛憎生于心，諂曲存諸念，是故多迷悶，不能入覺城。”四相就是：

一、我 相 即我執。小乘人斷六根時，“小我”已滅，入于“大我”境界，此時心量擴大，有充滿宇宙之象，清淨寂滅。宋儒所謂“我心宇宙”，莊子所謂“坐忘”(出<大宗師>篇)，希臘哲學家所謂“大我”、“上帝”，老子所謂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”，皆是“我相”境界。

二、人 相 即法執。起後念以破前念，譬如前念有我，乃起後念之“否認我”而破之，繼而複起一念以破此“否認我”之念，如是相續，以至無我，破見仍存，悉為“人相”。莊子所謂“吾今喪我”，即此相也。

三、衆生相 亦是法執。凡我相、人相所未到之境界，是衆生相，所謂“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”是也，儒家所謂“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”、《書經》：“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”，此“中”字即“衆生相”境界。

四、壽者相 即空執。一切思想皆已停止，一切善惡是非皆已忘卻，其中空無所有，如同命根，六祖說是“無記憶空”，二乘誤認為涅槃境界，其實即“無始無明”，禪宗稱為“無明窠臼”、“湛湛黑暗深坑”，道家所謂“無極”，即此相境界。

錯用功就是犯作、止、任、滅四病，結果認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四相為佛性，其實不是佛性。經中佛說：“善男子！彼善知識所證妙法，應離四病。”照着經裏邊所說的三種法門用功，便不落于四病。

經裏又提到有三種法門可以破無始無明，就是“奢摩他”、“三摩鉢提”、“禪那”。“奢摩他”中國音叫做“寂靜”，就是六根齊用破無始幻無明；“三摩鉢提”中國話叫做“攝念”，就是一根統領五根破無始幻無明；“禪那”中國話叫做“靜慮”，就是修大乘的六度第五度靜慮，六根隨便用一根破無始幻無明。

破無始幻無明用功，用六根的隨便那一根，我們南瞻部洲(即是這個地球)的人，以眼、耳、意三根為敏利。如用眼根，眼睛就不向外看，而向內看，其餘五根也不攀緣外境，清清淨淨的看，向腦根裏面來看，看來看去，看到山窮水盡的時間，達到黑黑暗暗、一無所有的境界，這時不可停止，再向前看，看得多叻的一聲，無明就會破的，無明一破，豁然貫通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徹天徹地的看見佛性了。或者六根齊用，清清淨淨的將一切外緣放下，眼根反觀觀自性，耳根反聽聽自性，鼻根反聞聞自性，舌根反嘗嘗自性，身根反覺覺自性，意根反

念念自性，這樣用功得多，機緣成熟叻的一聲，就會破無明見佛性的。又或者隨用一根統攝五根，好比用一主帥統領兵將來進攻敵人一樣。譬如用意根來做主將，其餘五根向無明窠臼來進攻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到意根上去，放下萬緣清清淨淨的，起一個純淨的思想來向心裏去研究，研來研去，研究得多，功夫純熟叻的一聲，無明就會破的。又或者我們沒有時間靜坐用功，就無庸收攝六根，眼由他看，耳由他聽，意由他想，但是于其中要執一個念頭來照顧佛性，不論何時何地，片刻不忘，好似失去寶珠，必要將它尋獲一樣，如此觀照，機緣一到叻的一聲，也可以見佛性。

經裏邊說：“善男子！此三法門，皆是圓覺親近隨順，十方如來因此成佛，十方菩薩種種方便一切同異，皆依如如是三種事業，若得圓證，即成圓覺。善男子！假使有人修于聖道教化，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、辟支佛果，不如有人聞此圓覺無礙法門，一剎那頃隨順修習。”考查古今禪宗明心見性的人曆史事迹，統統照此三個法門修的。

可破與不可破辯論 無始幻無明譬如盜魁，一念無明譬如股匪，六根譬如賊匪所用的武器。欲為民除患必須剿賊，但擒賊要擒王，所謂“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”，盜首已除，股匪無主，則其受撫也必矣。若舍其魁首，而擒其附從，不特擒不勝擒，即使一時擒盡，他時賊王再招新匪，是賊患仍未平也。六根煩惱、一念無明，皆從無始幻無明而來，無始幻無明者，根本就不明亮，而迷昧本來明明自性也。小乘之斷六根，六根何罪？特工具耳！而斷之，是何異奪盜賊之刀兵而毀之，遂以為盜害既除也？豈知害固在盜，而不在兵器。夫兵器靡特不宜毀，且當資之以攻盜賊；六根豈獨無庸斷，反應利用之以破無明。中乘之務斷一念無明，而不知斷根本無明，是猶擒賊不擒王也；大乘用一念無明破無始幻無明，猶如以毒攻毒然。一念無明是起一個思想為法執，根本無明是空空洞洞，是空執，法執是不可破的，空執是可破的。

真妄辯論 照外道所見，思想斷滅便為真心，思想一起即是妄心，起了又斷，斷了又起，妄心變為真性，真性變為妄心，反反覆覆，何時了止？我今說一比喻：有婦人焉，夫亡守節是為貞操，設若再醮是失貞操，後悔再嫁之非，複歸故夫之室。是寡婦者，有貞操乎？無貞操乎？若雲貞操未失，豈通人情！斯喻何解？寡婦譬如腦筋，守節譬如思想不起，貞操譬如真性，再醮譬如思想又起，複返夫家譬如再斷思想，“思想再斷，真性恢復”之見，何異于寡婦再嫁之喻哉？夫根本既錯，修亦無益也。昔祖師有<真妄偈>雲：“真法性本淨，妄念何由起？從真有妄生，此妄何所止？無初即無末，有終應有始。無始而無終，長懷懣茲理。”就是說佛性本自清淨，那裏會起妄念？起妄念是腦筋，不是佛性。假使妄念是從佛性起，那末根本就有妄念了，止它何益？是止不勝止的。因為無初就無末，有終才有始的，若果“無始無終，相對是假，絕對是真”這個道理都不明白，那就不能夠解悟佛法的。學佛錯用功夫，猶如以沙煮飯，飯終不成。

我們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一念無明的妄念一動分為兩方面，就是正念與不正念，不正念是妄，正念亦是妄。如妄念從外面來，與你不相幹，又何必去斷呢？如妄念從裏邊生出來的，比喻龍潭出水的水源，時時有水生出來的，斷了又生，生了又斷，無有了期。修行斷妄念，這個道理實在不通！古人雲：“王道不外乎人情。”佛法亦不外乎人情。

漸修頓悟之分別 漸修是由修小乘斷六根，修中乘斷一念無明，但六根與一念是不能永斷的，修大乘用一念六根隨一根，破無始幻無明，由小、中、大是為漸修；頓修指小乘，中乘皆非，直修大乘，是名頓悟。

“大方廣圓覺”、“無始幻無明”、“見聞覺知”、“一念無明”、“眼耳鼻舌身意”，這五種不能說先有圓覺後有無始幻無明，亦不能說先有無始幻無明後有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亦不能說先有見、聞、覺、知後有一念無明，又不能說先有一念無明後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經裏邊說：“善男子！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為礦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，如來圓覺複如是。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及與涅槃，亦無成佛及不成佛，無妄輪回及非輪回。善男子！但諸聲聞所圓境界，身、心、語言皆悉斷滅，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，何況能以有思惟心，測度如來圓覺境界？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着；以輪回心生輪回見，入于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”經裏邊又說：“譬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故有，雖複本來金，終以銷成就，一成真金體，不複重為礦。生死與涅槃，凡夫及諸佛，同為空華相，思維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？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。”

未曾見佛性以前，思想、人生、宇宙萬物皆是生滅相對的；認為心中一樣不想是絕對，因為自己不明白是相對中的絕對，並不是真正的絕對。打破無始幻無明以後，見絕對的大方廣圓覺佛性，思想、人生、宇宙萬物統統變為絕對的佛性，變為絕對的法身淨土。

經中又說：“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衆生，證得諸幻滅影像故，爾時但得無方清淨，無邊虛空，覺所顯發；覺圓明故，顯心清淨；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，見清淨故，眼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眼識清淨；識清淨故，聞塵清淨；聞清淨故，耳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耳識清淨；識清淨故，覺塵清淨。如是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複如是。善男子！根清淨故，色塵清淨；色清淨故，聲塵清淨；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複如是。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，地大

清淨；地清淨故，水大清淨；火大、風大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四大清淨故，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清淨；彼清淨故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清淨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一切清淨。善男子！一切實相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；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；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。善男子！一世界清淨故，多世界清淨；多世界清淨故，如是乃至盡于虛空，圓裹三世，一切平等清淨不動。善男子！虛空如是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四大不動故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。善男子！覺性遍滿清淨不動，圓無際故，當知六根遍滿法界；根遍滿故，當知六塵遍滿法界；塵遍滿故，當知四大遍滿法界；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。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遍滿故，根性塵性無壞無雜；根塵無壞雜故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。如百千燈，光照一室，其光遍滿，無壞無雜。善男子！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，不厭生死，不受涅槃，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，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譬如眼光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，得無憎愛。何以故？光體無二，無憎愛故。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無修，亦無成就，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，于中百千萬億阿僧隻不可說恒河沙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華，亂起亂滅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，始知衆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猶如昨夢。”

以後我們的人生處世 經裏面又說：“善男子！一切障礙即究竟覺，得念、失念無非解脫，成法、破法皆名涅槃，智慧、愚癡通爲般若，菩薩、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無明、真如無異境界，諸戒、定、慧及淫、怒、癡俱是梵行，衆生、國土同一法性，地獄、天宮皆爲淨土，有性、無性齊成佛道，一切煩惱畢竟解脫，法界海慧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，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。善男子！但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于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于無了知不辨真實，彼諸衆生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生驚畏，是則名爲隨順覺性。善男子！汝等當知，如是衆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及大菩薩，植衆德本，佛說是人名爲成就一切種智。”這就是《華嚴經》說的：“佛法不異世間法，世間法不異佛法；世間法即佛法，佛法即世間法；不能于佛法中分別問法，不能于世間法中分別佛法。”別種經就是叫做經，惟有《圓覺經》叫做經中了義經，與別種經不同。經裏面說：“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，是經名《大方廣圓覺陀羅尼》，亦名《修多羅了義》，亦名《秘密王三昧》，亦名《如來決定境界》，亦名《如來藏自性差別》，汝當奉持。善男子！是經唯顯如來境界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，若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依此修行漸次增進，至于佛地。善男子！是經名爲頓教大乘，頓機衆生從此開悟。”此經以圓覺爲“體”，以見、聞、覺、知頓悟破無始幻無明爲“宗”，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爲“用”。此經是頓教法門，如來五時說法，此經是說華嚴時（五時即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）。

三種法門在未曾用功以前，要先明白以下的條例：

○ 佛性與靈性的分別 佛性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，無生無滅，無來無去，如如不動，遍滿虛空，充塞宇宙，恒守本性，無有改變，不受熏染，不起妄念（出《華嚴經》），佛性人人的都是一樣。

靈性，新學家謂之腦筋，舊學家謂之靈魂，內外合成，內是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外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分兩方面的能力：染緣與淨緣。染緣有善、惡、是、非、愛、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欲、煩惱、思想，種種俱全，是受熏染、有漏的，人人的不是一樣；淨緣，靈性裏面隻有清清淨淨的一念。染緣是起妄念，淨緣是斷妄念。我們的眼睛看見印象在靈性裏面見的一部份，耳聽得的印象在靈性裏面聞的一部份，鼻子所嗅的、舌頭所嘗的、身子所感觸的印象在靈性裏面覺的一部份，意思所想的印象在靈性裏面知的一部份，所有印象在靈性見、聞、覺、知四部份收藏。

○ 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之分別 不同之點：一爲無知無覺，無生無滅，空洞黑暗，一無所有，是可以破的；一爲有知有覺，有生有滅，就是從靈性裏面起一個妄念，謂之“一念無明”。無始無明是無知無覺，無始有終，可以打破；一念無明是有知有覺、無始無終，是不可破，悟後變爲佛性。

○ 佛性與無始無明不同之點 一是有知有覺，無生無滅，遍滿虛空，光明普照；一爲無知無覺，無生無滅，空洞黑暗，一無所有。

○ 《指月錄》雲：“未見佛性以前，佛性不受熏染；見性以後，靈性、一念無明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皆變爲佛性。”

○ 修小乘、中乘、大乘及一佛乘之分別 小乘是斷六根，靈性裏面隻有清清淨淨的一念，譬如一面明鏡，將灰塵打掃得幹乾淨淨，就是腦筋裏面的淨緣（即修四諦法門）。

○ 中乘將一念無明，清清淨淨的斷了，知覺都沒有，空空洞洞，是無始無明，非佛性（即修十二因緣法門）。

○ 大乘用功，一念無明及六根統統都不斷，利用六根的一念，隨便那一根，破無始幻無明見佛性爲主要（即修

六度靜慮法門)。

一般人注解《圓覺經》“永斷無明方成佛道”，有的認為斷六根就是佛性，有的認為斷一念無明、十二因緣就是佛性，其實斷六根是小乘，斷一念無明是中乘，《圓覺經》是大乘，非中、小乘，永斷無明是指斷無始幻無明，非六根，非一念無明，經裏邊說見佛性後六根與一念無明皆變為佛性。有的注解說：“不怕妄起，隻怕覺遲。”佛經中並無此話，這是從孟子的“良知良能”脫胎來的。有的注解說：“知之一字，衆妙之門；知之一字，衆禍之門。”佛經中並無此說，乃從老子《道德經》脫胎出來的，《道德經》裏說：“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”有的注解中又說：“不要執着有妄念，不要執着無妄念，亦不要斷妄念，似有非有，似無非無。”佛經中並無此話，是《道德經》中的“渺兮冥兮，其中有精”；有些注解中又說：“中道是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。”佛經中無此話，中道是儒家的話，並不是佛經的話，儒家調“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”。

大乘法門是說用功法門的，《圓覺經》說得最明白，是大乘菩薩問佛用功的，非小乘、中乘的道理。《華嚴經》是發揮寶貝體用；《楞伽經》大慧認箱子是寶貝，佛將寶貝告訴他，指導他箱子不是寶貝；《維摩詰經》中釋迦佛、維摩居士、文殊菩薩說寶貝，其餘的人認箱子是寶貝；《大般涅槃經》問寶貝，佛告訴他寶貝；《大般若經》說寶貝的妙用透三句；《無量義經》說寶貝的體；《妙法蓮華經》說將來得才寶貝；獨有《圓覺經》開了箱子拿寶貝，才稱贊為經中經。如《大寶積經》等講二乘不講大乘，《阿含經》等講小乘不講大乘。說佛法和佛經最緊要的是將三乘用功分清楚，才不會顛倒混淆。

中國的佛法，修明心見性的法門很多，各人說一派，究竟照那一派去修？我們沒法子分別那一派是、那一派非，我們沒法子決定，隻有照着釋迦牟尼佛這三個法門去修，就是十方三世諸佛也是從這三個法門去修，釋迦牟尼佛也是不出這三個法門，古今一切祖師亦是出這三個法門，我們現在照着這三個選擇去修，是不會走錯路的，就是佛所說：“欲知三叉路，須問過來人。”

寶貝譬比佛性，箱子譬比無始幻無明，鎖譬比能起淨緣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月溪法師 講 沙門冰谷 疏

唐闍賓沙門佛陀多羅譯

釋經題：佛性遍滿虛空，充塞宇宙，故曰“大”；佛性能轉萬物，不為萬物所轉，故曰“方”；以大悲方便，入諸世間，開發未悟，化令成佛，故曰“廣”；明心為“圓”，見性為“覺”，自性遍滿虛空，圓裏三世，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涅槃，故名“圓覺”；“修多羅”譯為“經”；了義者，最徹底之法門也。

釋人題：此經是唐朝時，北印度闍賓國一位沙門，名“佛陀多羅”，在洛陽白馬寺譯出的；“闍賓”華言“賤種”，其國原屬奴隸階級，婆羅門教目為最卑賤之種族，世尊提倡平等，不分貴賤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雖賤種人亦得列于門牆，故闍賓國佛法極盛，高僧輩出；“沙門”華言“勤息”，調勤修戒、定、慧，息滅貪、瞋、癡也；“佛陀”譯“覺”，多羅譯“救”，即自覺、救人之意。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，一切如來光嚴住持，是諸衆生清淨覺地，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，圓滿十方，不二隨順，于不二境現諸淨土，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。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、普賢菩薩、普眼菩薩、金剛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清淨慧菩薩、威德自在菩薩、辯音菩薩、淨諸業障菩薩、普覺菩薩、圓覺菩薩、賢善首菩薩等而為上首，與諸眷屬皆入三昧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。

此段若照晉朝道安法師所創之三分法(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)講，應屬於序分，乃敘述佛說本經之緣起。

“如是我聞”譯為白話是“我所聽到的是這樣”，佛經乃世尊滅度後諸弟子所錄出者，故冠以“如是我聞”四字，意謂“我所聞于佛者如是，非私見也”。又《大涅槃經》載佛臨終時，有四依之囑，其一即經典皆冠以“如是我聞”四字。

此經乃世尊就清淨法身圓覺自性發揮妙理，故與他經不同，他經開首必先舉講經地點(如《金剛經》開首即說：

“如我是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隻樹給孤獨園”等)，而此經則否，良以法身自性圓滿十方，現諸淨土，不可稱名，故開首即曰：“一時，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。”

“婆伽婆”三字，曆來注疏皆解為佛十種通號之一，其實佛之另一通號乃“婆伽梵”非“婆伽婆”也。《涅槃經》云：“婆伽名破，婆名無明。”即破無明之意，無明破則法身現矣；《報恩經》亦謂“婆伽婆”乃指法身，《圓覺經》發揮法身妙理，故同于婆伽婆說法也。

“神通大光明藏”者，圓覺自性也，簡稱“佛性”，自性能生萬法、能轉萬物，故曰“神通”。言釋迦破無明見佛性，轉大*輪，得到真正受用也。此佛性乃佛與衆生所同有，是“一切如來光嚴住持”，亦名“諸衆生清淨覺地”，其體則“平等本際，圓滿十方，不二隨順”。不二者，法身無二也，隨順者無礙也，故能由體起用。“于不二境，現諸淨土”，此淨土乃法身淨土，于三昧中示現，故諸大菩薩及眷屬，亦須入于三昧，方能“同住如來平等法會”，恭聆大乘妙理。

十二菩薩者，當時之大善知識，親近世尊發大乘心成道者也，與觀世音菩薩、維摩詰居士等，俱不在一千二百五十弟子之列。此法會乃世尊就圓覺自性發揮妙理，揭出大乘頓教之要義，非淺學所能唱酬，故以十二大菩薩為上首。觀其次第提出之問題，皆屬肯要，故知圓覺了義，非普通一般弟子及聲聞二乘所到之境界也。觀《維摩詰經》<弟子品>與<菩薩品>，即可明了諸大弟子與諸菩薩境界之差別，諸大菩薩有已悟及未徹悟者，而諸弟子則尚居學地。迦葉于佛晚年拈花示衆時悟入，而舍利弗則佛滅度後始發憤用功成道，故佛說《法華經》時，退席者五千人，皆小乘根器，未能領略大乘妙法也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文殊師利菩薩

于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來法衆，說于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，及說菩薩于大乘中發清淨心，遠離諸病，能使未來末世衆生求大乘者不墮邪見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，諮詢如來因地法行，及為末世一切衆生求大乘者，得正住持，不墮邪見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衆默然而聽。

文殊在十二菩薩中德學最優，故先代表大衆提出問題請佛解答。其問題之要點有二：一為如來最初修行時所采取之方法如何？二為菩薩發心修行時應遠離之錯誤如何？文殊此問其目的蓋在使末世衆生學大乘者，得到正當之途徑，不致墮于二乘外道邪見也。

“善男子！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，名為“圓覺”，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涅槃及波羅蜜，教授菩薩，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”

世尊答文殊菩薩之問，最先標出“圓覺”二字。圓覺者，佛性也，亦名“自性”，乃一切如來之本體，菩薩及衆生修道時之共同目標也，此經所闡明者即“圓覺”之體用。“一切清淨真如、菩薩涅槃，及波羅蜜”皆自“圓覺”流出，佛以此教授菩薩，一切如來最初用功時亦依此“圓照清淨覺相”以為目標，打破無始無明方成佛道。誦經至此，不禁合掌贊歎，并欲大聲疾呼，以告天下學人曰：“我等學佛，第一須先將目標認清楚。目標者何？即明心見性、成佛度衆生是也。”

“雲何無明？善男子！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，四方易處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華及第二月。善男子！空實無華，病者妄執，由妄執故，非唯惑此虛空自性，亦復迷彼實華生處，由此妄有輪轉生死，故名‘無明’。善男子！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，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于醒，了無所得。如衆空華滅于虛空，不可說言有定滅處。何以故？無生處故。一切衆生于無生中妄見生滅，是故說名‘輪轉生死’。”

由是觀之，一切如來最初用功，既須打破“無始無明”，方能見性成佛，而一切衆生亦因“無明”遮障，緻有輪回生死。然則“無明”者，豈非一最重要之關頭乎？故世尊于標出“圓覺”之後，即舉“無明”以示大衆，因為“無明”是“佛性”的死對頭，無明未破，佛性不現，故用功人須下極大決心，非滅此不可，一旦因緣時至的打破，宇宙河山、萬事萬物無非佛性，得到真正受用，才是到家田地。

上文既明“圓覺”，此段解說“無明”。言“無明”者，一切衆生自無始以來，便有種種顛倒，譬如昏迷之人，將四方易處，其實東南西北依舊，并未因之變易其處。衆生因爲妄認“地、水、火、風”四大爲“身”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”六塵爲“心”，其實兩者皆虛假。譬如有眼病之人，見空中有華及有兩個月亮，其實空中無華，乃病目者妄執故耳。因此不但未能見其“自性”，亦復錯認“無明”以爲“自性”，故受輪回生死。其實無明并非實有其體，如人做夢，夢時若真，醒來了無所得；如空華滅于空中，不可言其定有滅處。何則？因其本來無生處故也。一切衆生錯認無明爲實相，無中生有，故不能超出輪回生死也。

“善男子！如來因地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。彼知覺者，猶如虛空，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，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有無俱遣，是則名爲‘淨覺隨順’。何以故？虛空性故，常不動故，如來藏中無起滅故，無知見故，如法界性，究竟圓滿，遍十方故，是則名爲‘因地法行’。菩薩因此于大乘中發清淨心，末世衆生依此修行，不墮邪見。”

上文既將“佛性”與“無明”體狀講清楚，此段乃更進一步說明，如用腦筋思想揣測佛性亦是不對，因爲佛性并非腦筋(即見、聞、覺、知)作用，亦非想像或假設可及，須實實在在把無明打破，方能見到佛性。見性之後，一切六根、六塵、見、聞、覺、知亦皆變爲佛性，故名爲“淨覺隨順”。

經文“如來因地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”一節，言欲修圓覺明心見性者，須打破無明空華。“知是空華”之“知”字并非見、聞、覺、知之“知”，乃含有“實行”、“實現”之意。既已實行打破無明空華，則“佛性”已現，無所謂輪轉生死矣。但此所謂“無”，非故作爲“無”，或用腦筋想像假設爲“無”，乃因“無明”暨“輪轉生死”之體性，本來是“無”故也。次言“彼知覺者，猶如虛空，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，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有無俱遣，是則名爲‘淨覺隨順’”，此節最宜分別清楚。言彼腦筋之“知覺”，其性亦如虛空，但用腦筋想像而知之“虛空”并非實性，乃與無明空華之想相同。雖然如此，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不可將六根、見、聞、覺、知斷滅，因爲要打破無明，須利用它來做武器，一旦無明已破，則此“知覺性”亦變爲佛性矣。故未見性時，說“有”、說“無”俱不對、俱不必，一經見性，則“有”、“無”皆是佛性矣，故名“淨覺隨順”。“淨覺隨順”者，佛性清淨平等，能轉萬物無礙之謂也。

然則何爲若此？蓋因圓覺自性，性如虛空，如如不動，無有起滅，亦無腦筋知見，同法界性，本來圓滿，遍滿十方之故。故以上所發揮之妙理，乃如來“因地法行”，菩薩于此大乘法門發清淨心，末世衆生如果欲明心見性，依此修行，則可不墮邪見。序分竟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“文殊汝當如：一切諸如來，從于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覺，了達于無明。知彼如空華，即能免流轉，又如夢中人，醒時不可得。覺者如虛空，平等不動轉，覺遍十方界，即得成佛道。衆幻滅無處，成道亦無得，本性圓滿故。菩薩于此中，能發菩提心，末世諸衆生，修此免邪見。”

此段文殊與世尊之問答，乃全經之綱領，以後十二菩薩所問者，乃枝節之問題，及用功時所最易患之毛病耳。文殊問佛：“如來最初修行時之方法，及菩薩修行應遠離之錯誤？”世尊答以欲修圓覺打破無始無明，然後能成佛。佛性非用腦筋揣測想像可見，但亦不可如小乘之斷滅腦筋思想，須利用此腦筋知覺(即六根)打破無明，無明一破，則一切六根、六塵，甚至無明皆變爲佛性矣，佛性本來圓滿，故“成道亦無得”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普賢菩薩

于是普賢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願爲此會諸菩薩衆，及爲末世一切衆生修大乘者，聞此圓覺清淨境界，雲何修行？世尊！若彼衆生如幻者，身心爲亦幻，雲何以幻還修于幻？若諸幻性一切盡滅，則無有心，誰爲修行？雲何復說修行如幻？若諸衆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雲何解脫？願爲末世一切衆生，作何方便漸次修習，令諸衆生永離諸幻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體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普賢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修習菩薩如幻三昧，方便漸次，令諸衆生得離諸幻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普賢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衆默然而聽。

此節普賢菩薩恐衆生未能明了“以幻修幻”之義，故代表大眾提出疑問，言若衆生已知身心皆幻，則何以當借此如幻之身心修行？豈非以幻修幻乎？若諸幻性一切盡滅，則無有心，誰是修行者？何以說修行如幻耶？反之，若衆生不修行，常居生死幻化之中，則如幻境界當不能了知，何能令妄想心解脫耶？故此請佛再示方便修行之法，使諸衆生得永離諸幻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衆生種種幻化，皆生如來圓覺妙心，猶如空華從空而有，幻華雖滅，空性不壞。衆生幻心，還依幻滅，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。依幻說覺，亦名爲幻；若說有覺，猶未離幻；說無覺者，亦復如是。是故幻滅，名爲不動。”

佛答普賢之問，言一切衆生自無始以來便有佛性，同時亦有無明，佛性乃真如實相，不染不壞，而無明幻化則屬虛妄體，一經打破永歸消滅，無明既滅，佛性永現，如空華在空中，幻華雖滅，空性不壞。然欲打破無明，非利用六根（即一念無明）不可，故曰：“衆生幻心，還依幻滅。”及至無明打破，諸幻盡滅，則佛性如如不動矣。“依幻說覺，亦名爲幻”者，言若用腦筋揣測佛性，則其所得影像亦同于虛幻。未見性時，說有覺、說無覺，皆未離于幻境，因但屬腦筋作用故也；須實實在在將無明打破，然後方算到家，方名“不動”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。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；遠離爲幻，亦復遠離；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；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譬如鑽火，兩木相因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；以幻修幻，亦復如是，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善男子！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。”

此節說明打破無明之步驟。“一切幻化虛妄境界”，即無明界也；“堅執持遠離心”者，下決心之謂也。遠離心是“一念無明”，換句話說，即起一切想，用一念無明打破無始無明。“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”，第一步離我執心者，衆生妄認六塵緣影之心也，即我執；“遠離爲幻，亦復遠離”，遠離者，法執也，我執雖離，尚有法執；“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”，言法執、我執雖離，尚有空執，空執即無始無明，臨濟祖師所謂“湛湛黑暗深坑，實可怖畏”，到此已是最後關頭，正須着力，古人所謂“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”，一旦空執已破，則“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”矣。以“一念無明”破“無始無明”，譬如用兩木相鑽取火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，無始無明既斷，而一念無明亦變爲佛性，“以幻修幻”正是如此。但諸幻能盡，不入斷滅，因六根、見、聞、覺、知、一念無明皆變爲佛性也，此等法門名爲頓悟。未見性前，一假皆假，妄想所支配故；既見性後，一真皆真，真心所流露故。故曰：“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”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依此修行，方能打破無明永離諸幻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“普賢汝當知：一切諸衆生，無始幻無明，皆從諸如來，圓覺心建立。猶如虛空華，依空而有相，空華若復滅，虛空本不動。幻從諸覺生，幻滅覺圓滿，覺心不動故。若彼諸菩薩，及末世衆生，常應遠離幻，諸幻悉皆離。如木中生火，木盡火還滅，覺則無漸次，方便亦如是。”

普賢乃大乘菩薩，非不能領略“如幻三昧”，而有規律提出疑問，乃因當時十萬衆中修小乘、二乘者甚多，驟向大乘妙理未能解悟，故普賢代表一部份大眾提出疑問。所提問題細分之有錯誤之點二：一爲不明“以幻修幻”之理，一爲誤認諸幻（即無明）滅盡，佛性亦滅，此皆小乘、二乘之見也。小乘所修之法門爲斷六根，即破我執；二乘所修法門爲破一念無明，即破法執；大乘所修者爲破無始無明，即破空執。破我執、法執皆不澈底，惟有破空執然後能見佛性。故佛再爲明白宣示：“幻華雖滅，空性不壞，衆生幻心，還依幻滅。”言無明雖破，佛性不動，欲破無明，仍須利用幻心（即六根）也。小乘所謂“滅”，乃屬於斷滅；大乘則否，大乘無明是“轉”不是“斷”也，無明破後，六根、一念無明皆變爲佛性，所謂“轉識成智”是也（此“智”字乃佛性，非智識之“智”）。

“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；遠離爲幻，亦復遠離；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；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”此八句最爲要緊，學者不可草率。“心”者，即六根、見、聞、覺、知合成，衆生妄執以爲我心，故名“我執”；我執雖離，尚有“離”之念在，此念即“一念無明”，名爲“法執”；法執復離，則達空洞之境，名爲“空執”，禪宗所謂“湛湛黑暗深坑”、“無明窠臼”、“漆黑桶底”，皆指此“空執”境界也。空執即無始無明，無始無明一破，則無所復離，諸幻盡除矣。故小乘破我執、二乘破法執皆不澈底，惟大乘破空執，方能見佛性，方是澈底解決法門。“我執”、“法執”（即六根及一念無明）不能斷，隻能“轉”之而已，吾人欲明此理，不難于體驗中得之。試靜坐室中，眼不見、耳不聞，六根皆置而不用，此時自以爲無“我”矣，殊不知仍有支援這樣做之“一念”在也；于是更進一步，把思想完全停止，一念不起，自以爲清淨矣，但此時之境界果何如耶？豈非空空洞洞、渺渺冥冥、恍恍惚惚乎？倘認爲此空洞恍惚之境爲實，則有智識之上等動物，反不若渾渾噩噩之下等動物矣！況此種境界并不能支援若幹時候，普通人不過五分鐘至數十分鐘便思想複起，算你最有本事，亦不

過和印度婆羅門教徒一樣，支援一星期、甚至一月之久，但終有一天醒來，有何用處？小乘所謂入定便是這種境界。傳說現時某大和尚一入定便是半月、一月，以此受人崇拜，若照此理觀之，豈非欲與婆羅門外道爭一日之短長耶？（引傳燈錄志隍禪師坐禪一節），故曰：“空無出入，禪非坐卧。”

儒家調“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”，認為“中”乃最高之境界，其實一日廿四小時中能有幾時是“中”耶？倘完全做到“中”的地步，喜怒哀樂俱不發，則豈非同于無性木石乎？天臺宗調“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”，以“中”為佛性，亦屬錯誤。後念未起，乃頃刻之事，終有起時，若以此僅能支援片刻之“中”為佛性，則佛性變為有輪回之生滅法矣！故佛家明心見性之哲，乃“喜怒哀樂俱是中”，日常行住坐卧、嘻笑怒罵，無往而非“中”，良以見性之後，六根、六塵、一念無明，以至一切日常生活俱變為佛性。總而言之，儒家之“中”、天臺宗之“中”、道家之“清淨無為”，皆屬腦筋作用，皆是“空執”，其所到之境界乃“無始無明”之境界耳。能辨乎此，則可以語“大乘”，可以修圓覺頓教矣！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普眼菩薩

于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演說菩薩修行漸次。雲何思惟？雲何住持？眾生未悟，作何方便普令開悟？世尊！若彼眾生無正方便及正思惟，聞佛如來說此三昧，心生迷悶，即于圓覺不能悟入。願興慈悲，為我等輩及末世眾生假說方便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普眼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于如來修行漸次、思惟住持，乃至假說種種方便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普眼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普眼菩薩所發之問，乃承上段佛闡明“以幻修幻”不可將腦筋思想斷滅之義而來。其發問之意蓋謂思想既不可斷滅，則應如何運用，如何修持，方是“正思惟”、“正方便”？上段佛答普賢菩薩“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”，已言明修圓覺頓教，並無所謂方便漸次，一悟永悟，一了百了，但普眼菩薩仍恐眾生根淺，聞此三昧，心生迷悶，不能悟入，故再為懇求，請佛假說種種方便，使眾生有個入處。假說者，本無可說，為眾生故，勉為宣說耳。

“善男子！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求如來淨圓覺心，應當正念遠離諸幻。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，恒作是念：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，所謂發毛、爪齒、皮肉、筋骨、髓腦、垢色，皆歸于地；唾涕、膿血、津液、涎沫、痰淚、精氣、大小便利，皆歸于水；暖氣歸火；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即知此身畢竟無體，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。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緣氣，于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善男子！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，四大分解無塵可得，于中緣塵，各歸散滅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”

佛答普眼之問，言末世眾生欲明心見性，應當將大乘法門方法認清楚。“正念遠離諸幻”，正念者，大乘法也，以別于聲聞、二乘之法。遠離諸幻，則破無明是也。第一步，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。奢摩他，譯為“正定”、“寂靜”，言初學菩薩及末世眾生對於大乘法門，不可猶疑或恐怖，宜有堅定之念泰然處之，則其內自然寂靜輕安，能辨諸妄。妄認自身為實，應所宜禁，而妄用腦筋揣測佛性亦所宜禁，能如此“堅持禁戒”，則“安處徒眾”之中，或“宴坐靜室”之內，無論熱鬧處亦好，隨時均能運用其正當之思惟曰：“我今此身，乃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和合而成，四大各離，則此妄身當在何處耶？故知此身，畢竟無體，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耳。”既明白身是虛幻，于是又思惟曰：“見、聞、覺、知四緣假合，隨妄有六根，六根、四大（此四大乃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非地、水、火、風）中外合成，故妄有緣氣，于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“心”。此心乃屬虛妄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，四大分解，則無塵可得，其中所積之緣塵，各歸散滅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矣。”此乃用思惟辨別身心之虛妄，謂之“正思惟”，亦名“解悟”，亦名“有名三昧”，乃用腦筋思索而得也，故思想仍有用處，不可入于斷滅。至若見性之“悟”，則名為“證悟”，又名“無名三昧”，即“無淨三昧”，乃佛性妙用，離于言說。佛拈花示眾即是此理，所謂“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”，隨拈一法，皆是佛法矣。

“善男子！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；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善男子！當知身心皆為幻垢，垢相永滅，十方清淨。”

此節言眾生用腦筋辨知其幻身之妄靈不存，則幻心無所寄矣；幻心無寄，則幻塵亦不存；幻塵不存，則所餘者

“空執”耳。“幻滅亦滅”者，空執打破也，則見佛性；佛性非幻，乃實相也，不生不滅，故曰“非幻不滅”。故知身心皆為幻垢耳；幻垢者，無明是也。無明打破，則佛性充滿十方，一切處清淨矣。故《楞嚴經》雲：“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隕。”

“善男子！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映于五色，隨方各現，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。善男子！圓覺淨性現于身心，隨類各應，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，由此不能遠于幻化。是故我說身心幻垢，說名‘菩薩’；垢盡對除，即無對垢及說名者。”

此節申明“假說種種方便”之理，恐衆生誤解此“方便”為實法也。其實佛性本來圓滿，佛性本無可說，為引導衆生故，故假說種種方便耳。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本自純淨并無五色，為光線所映，隨方各現五色，愚者不明其本體，而誤認虛幻五色為實有；圓覺淨性本來清淨，而現于身心，隨衆生根器而有差別，愚癡之人不明圓滿體性，遂說圓覺有種種差別，身心自相亦有種種差別，何異于誤認摩尼珠有五色耶？由是之故，不能離開幻化之境。可見佛說“心”、說“身”、說“幻垢”、說“對離幻垢”之方法，皆屬於“假名字”耳，甚至一切說此種種假名之菩薩，亦是假名。若就清淨自性本體而言，凡此種種假名皆兩頭話，無從建立也。是故見性之後，“垢”已盡，“對”亦除，即無所謂對離之法，亦無所謂心身幻垢等假名及說此種種假名矣。《法華經》雲：“十方佛土中，惟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但以假名字，引導于衆生，說佛智慧故。諸佛出于世，惟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”

《金剛經》雲：“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”故知方便說法，皆屬“假名”，名曰“有名三昧”，與“佛性”之“無淨三昧”，不可同日而語也。此一節乃佛說法時，提醒聽衆不可誤解“方便”為實法也。

“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衆生，證得諸幻滅影像故，爾時便得無方清淨，無邊虛空，覺所顯發；覺圓明故，顯心清淨；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；見清淨故，眼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眼識清淨；識清淨故，聞塵清淨；聞清淨故，耳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耳識清淨；識清淨故，覺塵清淨；如是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根清淨故，色塵清淨；色清淨故，聲塵清淨；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，地大清淨；地清淨故，水大清淨；火大、風大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四大清淨故，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清淨；彼清淨故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清淨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。善男子！一切實相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；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；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。善男子！一世界清淨故，多世界清淨；多世界清淨故，如是乃至盡于虛空，圓裹三世，一切平等，清淨不動。”

此節言菩薩及末世衆生，破無始無明滅諸幻之後，便得“無方清淨”。“無方”者，佛性無所不遍，即無餘之謂也；清淨者，非淨染之淨，乃佛性無壞無雜，不受薰染之謂也。《華嚴經》雲：“法身無染，畢竟清淨。”因證得本體之故，由“圓覺”本體顯發妙用，虛妄之“假心”此時已變為圓明“真心”。由于真心之清淨流露，故見、聞、覺、知六根清淨；六根既淨，六塵清淨；六塵已淨，則六識亦淨；推而至于四大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，以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無不清淨。何以故？自性流露故，其性無壞無雜，故名“實相”。一切相清淨故，則一身、多身，以至十方衆生皆入于圓覺清淨，一世界、多世界亦無不入于圓覺清淨，乃至盡于虛空，圓裹三世，一切平等清淨不動，包括三世萬象。“不動”者，佛性無始無終，本來圓滿，永不變易，故名“不動”。

自“顯心清淨”起至“一切平等清淨不動”，其間包括三世萬象，起自圓覺妙用，而攝歸圓覺本體，即體起用，即用歸體，即體即用，即用即體，體用不二，左右逢源，無不自得，佛法盡于此矣。

“善男子！虛空如是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四大不動故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。”

佛恐衆生顧“指”忘“月”，未解不動之理，故再三表明：虛空、四大(指見、聞、覺、知)，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之所以平等不動者，乃“覺性平等不動”故也。禪宗所謂“搬柴運水、穿衣吃飯，皆是佛性”亦同此理，即覺性平等不動是也。能明乎此，則可以讀祖師語錄矣。

“善男子！覺性遍滿，清淨不動，圓無際故，當知六根遍滿法界；根遍滿故，當知六塵遍滿法界；塵遍滿故，當知四大遍滿法界。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。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遍滿故，根性、塵性無壞無雜；根、塵無壞無雜故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；如百千燈，光照一室，其光遍滿，無壞無雜。”

此節言見性之後，六根、六塵、四大(見、聞、覺、知)，以至陀羅尼門皆變為佛性。故《華嚴經》雲：“佛身充滿于法界。”法界者，指遍滿虛空、無所不在之謂也。因佛性遍滿法界，故根、塵等亦遍滿法界，因佛性無壞無雜，故根、塵等亦無壞無雜，體用一如是也。“圓滿”如百千燈光同照一室，其光遍滿，無壞無雜，光

性圓滿不二，不能分彼此也。能明此理，則知斷六根、止思想皆屬錯誤，斷六根、止思想譬如築堤障水，堤益高，水益滿，終至崩潰，爲害愈烈；破無始無明，如大禹鑿龍門，工程雖大，一旦鑿通，水患遂息，永得太平矣。《六祖壇經》雲：“使六識出六門，于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、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”

“善男子！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，不厭生死，不受涅槃，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，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譬如眼光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，得無憎愛。何以故？光體無二，無憎愛故。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無修，亦無成就，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，于中百千萬億阿僧隻不可說恒河沙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華，亂起亂滅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，始知衆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猶如昨夢。善男子！如昨夢故，當知生死及與涅槃，無起無滅，無來無去；其所證者，無得無失，無取無舍；其能證者，無作、無止、無任、無滅；于此證中，無能無所，畢竟無證，亦無證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壞。善男子！彼諸菩薩如是修行，如是漸次，如是思惟，如是住持，如是方便，如是開悟，求如是法，亦不迷悶。”

此節敘述明心見性後之光景。未見性時，求解脫，厭生死，愛涅槃；及至見性，則不與法縛，亦不求法脫，不厭生死，亦不愛涅槃，良以自性之中，無所謂“縛”，無所謂“脫”，亦無所謂“生死涅槃”也。“不敬持戒”者，言自性無是非善惡，故亦無所謂持戒。昔李翱問藥山禪師：“什麼是戒、定、慧？”答曰：“我這裏無此閑家俱。”即此意也。因此之故，毀謗我、妨礙我，皆不憎之。久習法者不足重，初學法者不足輕。何以故？一切皆佛性故，佛性平等清淨故。譬如眼光明了前境一樣，其光圓滿，得無憎愛。何以故？光體無二，無憎愛故。到此境界已是到家，不用再修，無須頭上安頭，不必畫蛇添足。而“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”，在此如來性海之中，恒河諸佛世界，“猶如空華，亂起亂滅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，亦無所取舍憎愛”，方知“衆生本來成佛”。“本來成佛”者，非謂原已成佛，言“本來具足佛性”是也。此時回顧“生死涅槃”，猶如昨夢一樣，于是恍然大悟曰：“原來生死涅槃，無起無滅，無來無去；所謂證者，原來無得無失，無取無舍；所以能證者，原來無作、止、任、滅四病；在此證之過程中，原來無所謂“能”（即我執），亦無所謂“所”（即法執、空執）。“畢竟無證，亦無證者”，蓋因“一切法性平等不壞”之故也。故初發心菩薩，若照這樣修行，這樣思惟，這樣住持，這樣方便，這樣開悟，求這樣法，便不至陷于錯誤也。《楞嚴經》雲：“五蘊、六塵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皆如來藏妙真如心，宇宙山河大地皆是如來妙真如心，返觀父母所生之身如大海一漚，若存若亡。”即此謂也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“普眼汝當知：一切諸衆生，身心皆如幻。身相屬四大，心性歸六塵，四大體各離，誰爲和合者？如是漸修行，一切悉清淨，不動遍法界，無作止任滅，亦無能證者。一切佛世界，猶如虛空華，三世悉平等，畢竟無來去。初發心菩薩，及末世衆生，欲求入佛道，應如是修習。”

普眼一段乃佛假說種種方便，敘述運用“正思惟”辨知“身心”之妄，進而打破“空執”見性成佛，于是闡明“圓覺”真心之體用，最後敘述明心見性後之光景，中間再三提醒大眾勿認此方便法門爲實法，引文浩浩蕩蕩，可謂盡大觀矣。對於悟的光景一節如能契會，則于祖師奇特舉止、呵佛罵祖、殺貓斬蛇，皆一一銷歸，不加駭怪矣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金剛藏菩薩

于是金剛藏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善爲一切諸菩薩衆，宣揚如來圓覺清淨大陀羅尼，因地法行漸次方便，與諸衆生開發蒙昧，在會法衆承佛慈誨，幻翳朗然，慧目清淨。世尊！若諸衆生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若諸無明衆生本有，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本來成佛？十方衆生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，一切如來，何時復生一切煩惱？惟願不舍無遮大慈，爲諸菩薩開必密藏，及爲末世一切衆生，得聞如是修多羅教了義法門，永斷疑悔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體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問于如來甚深秘密究竟方便，是諸菩薩最上教誨、了義大乘，能使十方修學菩薩，及諸末世一切衆生，得決定信，永斷疑悔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金剛藏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金剛藏菩薩之問，乃承上文佛說“始知衆生本來成佛”一語而來。佛說此語，全就佛性本體而言，謂衆生本元

俱足佛性、本自現成，無所欠缺之謂也。昔觀明星悟道，第一句話即是“奇哉！奇哉！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”，其意蓋亦若此。而金剛藏菩薩代表大眾之問，全出自腦筋作用，未達圓覺體用無二之旨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故曰：“倘衆生本來成佛，何以復有無明？倘無明是衆生本有，何以說衆生本來成佛？若衆生本來成佛後起無明，則一切如來何時復生煩惱耶？”其意蓋謂衆生成佛，復起無明，再爲衆生，則衆生、佛反覆無常，豈非佛亦有輪回生死耶？故提出疑問請佛宣說，以斷疑悔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、前後有無、聚散起止、念念相續、循環往復、種種取舍，皆是輪回。未出輪回而辨圓覺，彼圓覺性即同流轉，若免輪回，無有是處。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；又如定眼，由回轉火；雲駛月運、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，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而不旋復？是故汝等便生三惑。”

佛聽金剛藏菩薩之問，知其屬於腦筋揣摩作用，無明未破，不達本體無二之義。故告之曰：“一切世界所以生滅聚散，一切意念所以循環往復，皆因無明未破。未出輪回、未見自性，而欲用腦筋想像以辨圓覺，則圓覺之性即隨同流轉矣。譬如目轉動而令水搖，眼久空而疑火轉，雲駛而月似運，舟行而岸若移，此等錯覺，正復相似。”“諸旋未息”者，言倘目在動、雲尚在駛、舟尚在行，而欲水之不搖、月之不運、岸之不移，尚且不可得，何況輪轉生死垢未淨，而欲辨圓覺體性，豈有不隨之旋轉者乎？因此之故，便生“三惑”。“三惑”者：眼翳、空華與虛空自性是也。因眼翳而誤執空中有花，因空華而惑于虛空自性，正如因無明而妄有輪回生死，因輪回生死而不解“衆生本來成佛”之義，月岸雲舟亦復如是，故曰：“三惑”。下文明之。

“善男子！譬如幻翳，妄見空華，幻翳若除，不可說言：‘此翳已滅，何時更起一切諸翳？’何以故？翳、華二法非相待故。亦如空華滅于空時，不可說言：‘虛空何時更起空華？’何以故？空本無華，非起滅故。生死涅槃，同于起滅，妙覺圓照，離于華翳。善男子！當知虛空非是暫有，亦非暫無，況復如來圓覺隨順，而爲虛空平等本性？”

言若人因眼所幻翳而妄見空中有花，幻翳若除，不可說何時更起諸翳。何以故？翳、華二法，非相待故。“相待”即相對之謂也。虛空譬如佛性，本來便有，亦永不變易；而翳華譬如無明，本無體性，乃相對者。正如上文所說，如夢中人醒時了無所得，故翳、華二法不得與虛空相對待，而無明亦不得與佛性并論也。又如空華滅于空時，不可說何時更起空華。何以故？空本無花，非起滅故。故無明已滅，不可說何時復生無明，因佛性本來圓滿，而無明本無體性故也。

“生死涅槃，同于起滅”，言生死、涅槃乃相對者，故有起亦有滅。“妙覺圓照，離于會翳”言妙覺圓照乃絕對者，故非華翳可譬也。當知虛空尚非暫有暫無之體，況如來圓覺無礙，乃虛空平等本性乎？

佛說衆生本來成佛，乃親見本體之言。夫佛性體乃絕對者，非言語所能及，非想像所可知。古人雲：“惟證與證者，乃能知之。”香嚴禪師未悟時，屢乞汾山禪師說破，山曰：“我說底是我底，終不幹汝事。”故佛學非同哲學，哲學惟窮思想作用，佛學貴于實證真知，哲學是相對，佛學是絕對，不可同日而語也。絕對謂之“了義”，相對謂之“不了義”，如生死對涅槃、善對惡、染對淨、起對滅、來對去、得對失、取對舍、寂對照、寂而常照對照而常寂、陰對陽、靜對動、是對非、四句百非，皆屬相對，皆屬“不了義”，皆變幻不居，自性中所無，如上文述悟後光景一節所雲“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……無起無滅，無去無來”是也。能明相對之理，則可以辨金剛藏問題錯誤之所在矣。

“善男子！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爲礦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，不應說言：‘本非成就。’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”

此節再申明“本來成佛”之旨，言如銷金礦一樣，金非“銷”而有，乃本來便有此金質也，不過將河泥雜質提出，便現本來面目耳。既已成金，不重爲礦矣，經無窮時，而金性不壞不雜，故此不應言“本非成就”。蓋“銷金礦”者不過一種功夫而已，倘無金質，雖銷何益？金質本有，則其成就已在未銷之前矣。圓覺佛性亦復如是，本自具足，本自現成，故曰：“衆生本來成佛。”

“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及與涅槃，亦無成佛及不成佛，無妄輪回及非輪回。善男子！但諸聲聞所圓境界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，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，何況能以有思惟心，測度如來圓覺境界？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着；以輪回心生輪回見，入于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，先斷無始輪回根本。”

此節再申明用腦筋思想測窺則佛性之誤，言一切如來妙圓覺心，乃屬絕對者，非言語思想之可及，所謂菩提、涅槃、成佛、不成佛、輪回、非輪回等等，不過是方便假名而已，佛性中本無此等事，亦無此等名也。不用說思惟無法測度佛性不思議境界，就是諸聲聞（即小乘）人用斷滅六根功夫所圓之境界，雖將身心語言斷滅盡，

亦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(指二乘淨緣境界，非無餘涅槃)境界，何況用普通思惟心而欲測度“如來圓覺境界”者乎？此等人有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燒着。故以輪回之心生輪回之見，而妄冀能入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也。故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，應先斷無始輪回根本。(即無始無明)。

“善男子！有作思惟從有心起，皆是六塵妄想緣氣，非實心體，已如空華；用此思惟辯于佛境，猶如空華複結空果，展轉妄想，無有是處。善男子！虛妄淨心，多諸巧見，不能成就圓覺方便，如是分別，非爲正問。”

此節佛斥金剛菩薩發問之不當，言凡腦筋做作之思惟，皆從有心而起，是六塵妄想緣氣，非實心體，如同空華，況復用此妄想思惟來辨別揣測佛性境界，猶如空華複結空果，輾轉妄想無有是處。用此虛妄淨心，生諸巧見，妄上加妄，不能領悟圓覺方便，故所問非正問，乃邪問也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金剛藏當知：如來寂滅性，未曾有終始。若以輪回心，思惟即旋複，但至輪回際，不能入佛海。譬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故有，雖複本來金，終以銷成就，一成真金體，不複重爲礦。生死與涅槃，凡夫及諸佛，同爲空華相，思惟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？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。”

“衆生本來成佛”一語，乃如來證入圓覺之第一義諦，發前人之未發。耶教有上帝，婆羅門有大梵天神，回教有阿拉神，其他宗教也皆有其至高無上之“主宰”。獨釋迦則曰：“衆生本來成佛。”佛與衆生，平等不二，使人人自尊，人人能證入至究極之圓覺。他教乃于自己腦筋中創造主宰，而反誣自己是此主宰所創造者；而佛則明白宣示，自己便是主宰，更無爲汝主宰者。○○禪師雲：“但求本心，不假依賴。”佛教與他教立場不同，即在乎此，而佛教之所以超越他教亦在乎此。乃末流所被，精義不彰，一般僧徒多以福田獲利爲目的，陷于迷信，淺識之流，遂誣佛教爲多神教，豈不謬哉？歐西學者以小乘佛學之主張斷滅，近于虛無，遂以 Buddhism Nihilism 名佛法，尤爲大謬！佛法以實相爲體，斷非 Nihilism 一字可代表佛家之思想也。欲佛教之重興，惟有揭出世尊本意，發揚大乘經義，方足挽斯歪曲之見解也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彌勒菩薩

于是彌勒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廣爲菩薩開秘密藏，令諸大衆深悟輪回，分別邪正，能施末世一切衆生無畏道眼，于大涅槃生決定信，無複重隨輪轉境界起回圈見。世尊！若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欲遊如來大寂滅海，雲何當斷輪回根本？于諸輪回有幾種性？修佛菩提幾等差別？回入塵勞，當設幾種教化方便，度諸衆生？惟願不舍救世大悲，令諸修行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，慧目肅清，照耀心鏡，圓悟如來無上知見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複始。爾時，世尊告彌勒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請問如來深奧秘密微妙之意義，令諸菩薩潔清慧目，及令一切末世衆生永斷輪回，心悟實相，具無生忍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彌勒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衆默然而聽。

彌勒問題意謂：“今得世尊如此大悲開示，使大衆分別邪正，深悟輪回之義，開無畏道眼，生決定信心，永斷以前一切錯誤見解，實爲希有。但輪回以何爲根本？有幾種屬性？修大乘道有幾等差別？入塵勞世間度衆生，當設幾種教化方便？不可不細加分析，故求佛爲宣示。”“分別邪正”者，言能分別大乘與聲聞二乘迥異之點也；“無畏道眼”者，言聞大乘教義而不生畏怖退悔也；“圓覺陀羅尼”爲深妙無上法門，故曰：“深奧秘密微妙之意義”；“無生忍”者，言佛性無生無滅，如如不動，而能轉萬物也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衆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回。若諸世界一切種性：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當知輪回，愛爲根本。由有諸欲，助發愛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續。欲因愛生，命因欲有，衆生愛命，還依欲本，愛欲爲因，愛命爲果。由于欲境，起諸違順，境背愛心，而生憎嫉，造種種業，是故複生地獄、餓鬼；知欲而厭，愛厭業道，舍惡樂善，複現天人；又知諸愛可厭惡故，棄愛樂舍，還滋愛本，便現有爲增上善果。皆輪回故，不成聖道。是故衆生欲脫生死，免諸輪回，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。”

此節闡明輪回之根本，言一切衆生自無始以來，因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回。世界上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皆因淫欲而起，故而生命，其始則根于“愛”，欲因愛生，愛因欲而發展，互相因果，故生死循環相續。由于恩愛貪欲發展之故，遂有種種追求，追求而不得，則生憎嫉之心，或不擇手段以求，造種種惡業，結果墮于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等；飽經痛苦之後，知欲之可厭，于是舍惡樂善，漸次悔過修行，複生于

人道，其欲仍在發展之中；久之又知人道愛欲之可厭，于是舍棄塵勞，而樂清淨，如老子之主張“清淨無爲，絕聖棄智”、婆羅門之“清心制欲，求生梵天”、耶教之“求生天國”，不過是屬於善之欲望而已，自地獄以至天國，名爲六道，皆欲界範圍也；至若小乘之修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斷六根、六塵，二乘之耽着禪味，外道之修十二門禪，則生于色界四禪天，雖獲增上善果，不能超出生死輪回，無法成就聖道。故衆生欲脫離生死免于輪回，應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。

“增上善果”者，如《楞嚴經》雲：“卵惟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濕以合感，化以離應。”皆因愛念而起，而愛則根源于“業識”，此世界本成、住、壞、空，輪回往復，世界未成以前而業識已有，業識乃無始以來便有，一切衆生萬類由此業識感召而生，而此業識亦因一切衆生物類“共業”感孕而成世界，由于愛欲發展不同之故，感生六道（天、人、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），六道輪回構成宇宙萬象，此乃佛家之世界觀也。另一方面，就佛性之立場觀之，則自“無明”以至“宇宙萬象”皆屬虛妄，皆有成壞輪回，謂之相對；惟佛性永不變易，無壞無雜，方是真實，謂之絕對。

“善男子！菩薩變化示現世間，非愛爲本，但以慈悲令彼舍愛，假諸貪欲而入生死。若諸末世一切衆生，能舍諸欲及除憎愛，永斷輪回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，于清淨心得開悟。”

上節既言衆生欲免生死輪回，惟有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。然則菩薩用種種法門示現世間以度衆生，豈非以愛爲本乎？曰：“否。”菩薩非以愛爲本，乃以慈悲爲本，以慈悲令彼衆生舍其愛渴。又因欲度衆生之故，假借貪欲而入生死世間，此菩薩偉大之處，非二乘所及也。故曰：“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”《華嚴經》雲：“諸大菩薩爲衆生故，自舍身命，受諸苦毒。”若末世一切衆生，能舍欲除愛，發大乘心，修菩薩行，勿餒勿懈，勉力勤求，自有一日打破無明，頓登佛位也。

儒家所發揮之“仁”、耶教所主張之“愛”，皆屬善良之情欲而已，惟佛家之慈悲心，乃絕對之德性也。諸佛、菩薩之大慈悲心，與凡夫之慈愛心絕不相同，須明心見性之後，方能顯現者也。凡夫之慈愛心，乃發生于極有限之範圍中，但絕非純潔，因其爲相對者，故瞬刻遷變，起于第六識之上，不過爲一時間感激之產物；諸佛、菩薩之慈悲心，則出自絕對之佛性本體，佛性平等不二，故慈悲心亦平等不二，慈悲所鑒臨萬事萬物皆平等不二也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衆生由本貪欲發揮無明，顯出五性差別不等，依二種障而現深淺。雲何二障？一者理障，疑正知見；二者事障，續諸生死。雲何五性？善男子！若此二障未得斷滅，名未成佛；若諸衆生永舍貪欲，先除事障，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、緣覺，未能顯住菩薩境界。善男子！若諸末世一切衆生，欲泛如來大圓覺海，先當發願勤斷二障，二障已伏，即能悟入菩薩境界；若事、理障已永斷滅，即入如來微妙圓覺，滿足菩提及大涅槃。善男子！一切衆生皆證圓覺，逢善知識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，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根無大小，皆成佛果。若諸衆生雖求善友，遇邪見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則名爲‘外道種性’，邪師過謬，非衆生咎。是名衆生五性差別。”

此節言衆生貪欲因無明而發展，其發展之程度不同，故顯出五性之差別，總不離二障，二障亦各爲淺深。何謂二障？一者理障，即所知障，礙正知見，法執是也，一切哲學家皆犯此障；二者事障，即煩惱障，我執是也，一切煩惱及生死輪回，皆因執“我”之故。

雲何五性？一、凡夫性。具足二障，發展貪欲，難入佛道。二、二乘性。我執雖破，法執未除，事障雖滅，理障尚存，但能到達聲聞、緣覺境界，不能達菩薩境界。三、菩薩性。能發大願伏此二障，二障已伏，則所餘者空執（即無始無明），菩薩功夫即在破此空執，空執已破二障永滅，即可明心見性，入如來微妙圓覺。四、不空性。一切衆生本來具足佛性，逢善知識授以修行法門，因衆生根性互異，所言法門不同，故所證不等，緻有頓漸之別，倘得如來最上乘法門，當下直指，則根無大小，皆得成佛。五、闡提性。即外道種姓，皈依邪師，走錯路徑，不求明心，但趨迷信。今人學佛，每言能見神見鬼、能知休咎等等，以此搖惑人心，妄圖供養，皆此類也。衆生有爲所愚者，然非衆生之咎也。

“善男子！菩薩唯以大悲方便，入諸世間開發未悟，乃至示現種種形相、逆順境界，與其同事化令成佛，皆依無始清淨願力。若諸末世一切衆生，于大圓覺起增上心，當發菩薩清淨大願，應作是言：‘願我今者，住佛圓覺，求善知識，莫值外道及與二乘。’依願修行，漸斷諸障，障盡願滿，便登解脫清淨法殿，證大圓覺妙莊嚴域。”

上一節闡明二障五性，乃答彌勒修佛菩提有幾等差別之問，此節闡明菩薩回入塵勞，設種種方便教化衆生，曆盡順逆境界，受諸苦毒，皆所不辭，其唯一目的乃在化令衆生成佛，此皆依無始清淨願力。故末世衆生，當學菩薩發大乘心，具度己度人大願，并時時念言：“我今但求明心見性，決定不趨二乘外道。”依願修行，一旦無明打破，便登佛位矣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“彌勒汝當知：一切諸衆生，不得大解脫，皆由貪欲故，墮落于生死。若能斷憎愛，及與貪瞋癡，不因差別性，皆得成佛道，二障永銷滅。求師得正悟，隨順菩薩顯，依止大涅槃。十方諸菩薩，皆以大悲願，示現入生死。現在修行者，及末世衆生，勤斷諸愛見，便歸大圓覺。”

此分闡明輪回根本起于愛欲，愛欲發展不同，故顯出五性差別，而爲害最大者莫如事、理二障。事障爲凡夫所共患，而理障則二乘以及孔、老、西洋哲學家所未除，即法執是也。全篇悉在“求善知識，莫值二乘、外道”一語，良以衆生發心修行至爲難得，倘遇邪師墮入歧途，則如煮沙爲飯，終難成就也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清淨慧菩薩

于是清淨慧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爲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，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。我等今者蒙佛善誘，身心泰然，得大饒益。願爲諸來一切法衆，重宣法王圓滿覺性，一切衆生及諸菩薩如來世尊，所證所得，雲何差別？令末世衆生聞此聖教，隨順開悟，漸次能入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清淨慧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請問如來漸次差別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清淨慧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衆默然而聽。

清淨慧菩薩問言，佛所發揮各種妙理，誠聞所未聞，我等今已決信不疑，身心泰然，獲益匪淺，但關於衆生、菩薩、如來之“隨順覺性”有何差別？請再開示，俾得隨順開悟，漸次能入。

“善男子！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，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，于實相中，實無菩薩及諸衆生。何以故？菩薩、衆生皆是幻化，幻化滅故，無取證者。譬如眼根，不自見眼；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衆生迷倒，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，于滅未滅妄功用中，便顯差別；若得如來寂滅隨順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。”

佛答言：“所謂圓覺自性者，本來圓滿，非屬有無起滅，亦無取者證者，故名實相。在此實相之中，唯此爲實，餘皆虛假，菩薩、衆生皆是假名。何以故？因菩薩、衆生皆是相對者、幻化者，終歸幻滅，無可取證。譬如眼根本來便是，不假他求，性本平等，故無所謂平等者。衆生幻化未滅，無明未破，修行功夫不同，故有凡夫、菩薩等差別；倘得如來寂滅隨順，本心已明，達于實相境界，則無所謂寂滅及寂滅者矣。”

“非性性有”者，本無所謂性而其性乃圓滿現成之謂也；“循諸性起”者，不循他性而有起滅也。因清淨慧問：“所證所得差別漸次？”故佛先破其差別之觀念，言實相之中無所謂差別漸次也，次乃解釋所以有差別漸次之原因及其境界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衆生從無始來，由妄想我及愛我者，曾不自知，念念生滅，故起憎愛，耽着五欲；若遇善友，教令開悟淨圓覺性，發明起滅，即知此生性自勞慮。若復有人勞慮永斷，得法界淨，即彼淨解爲自障礙，故于圓覺而不自在，此名‘凡失隨順覺性’。善男子！一切菩薩見解爲礙，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，覺礙爲礙而不自在，此名‘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’。善男子！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，是故菩薩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同時寂滅。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；則以礙心，自滅諸礙，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修多羅教如標月指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，一切如來種種言說，開示菩薩，亦復如是，此名‘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’。善男子！一切障礙即究竟覺，得念、失念無非解脫，成法、破法皆名涅槃，智慧、愚癡通爲般若，菩薩、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無明、真如無異境界，諸戒、定、慧及淫、怒、癡俱是梵行，衆生、國土同一法性，地獄、天宮皆爲淨土，有性、無性齊成佛道，一切煩惱畢竟解脫，法界海慧，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，此名‘如來隨順覺性’。”

言一切衆生，自無始來妄認有“我”，遂有愛我之念，于順逆境而起憎愛，耽着五欲，流轉沈迷，莫能自拔，皆執我之故也。倘遇善友，示以圓覺性爲真，餘皆虛妄起滅，其人即知愛念執我，徒自貽勞慮而已。于是乃舍塵勞而樂清淨，修小乘法，將勞慮煩惱斷盡，我執已破，得達清淨境界，此時又因淨解爲障礙，墮入“法執”，

未能自在，故名“凡夫隨順覺性”。

至若菩薩，知見解為礙，乃屬法執，于是破除法執，解礙已斷，猶住見覺，乃墮“空執”，空執未破，不能見性，故名“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”。

凡有照有覺者，皆是障礙，因“照”是法執，“覺”是空執故也。上所謂“覺”，乃是腦筋知覺之覺，惟有“常覺不住”，方是圓覺實性。到此境界，無始無明已破，照與照者同時寂滅，所存者惟絕對之實相而已，亦無所謂“證與證者”。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；空執已破，實相現前，無可再破，諸礙斷滅，無滅礙者。一切經典，如以指指示月亮所在之處，若已見月，則指無用處，不能認手指為月亮；已明佛性妙理，則經典亦無用處，不能認經典紙墨文字為佛性也。一切如來用種種方便言說開示菩薩，使悟圓覺，亦復如是，故名“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”。

“常覺不住”者，言佛性本來圓滿，不住一切相也，此名“遍隨順”。菩薩已明心見性之後，六根、六塵皆變為佛性，萬事萬物皆歸本體，無二無別，故“一切障礙即究竟覺，得念、失念無非解脫，成法、破法皆名涅槃，智慧、愚癡通為般若，菩薩、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無明、真如無異境界，諸戒、定、慧及淫、怒、癡俱是梵行，眾生、國土同一法性，地獄、天宮皆為淨土，有性、無性齊成佛道，一切煩惱畢竟解脫，法界海慧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”，一言以蔽之，皆是佛性，故名“如來隨順覺性”，亦名“不二法門”。

“善男子！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于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于無了知不辨真實，彼諸眾生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生驚畏，是則名為‘隨順覺性’。善男子！汝等當知，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及大菩薩，植眾德本，佛說是人名為‘成就一切種智’。”

言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倘有不起妄念、不斷妄念，住妄想境而不加了知、不辨真實，此人即是見性之人。因明心見性之後，念念不離佛性，故無起滅；念同無念，故不加了知；本來真實，故不消再辨真實也。此人聞說圓覺妙理，即能信解受持而不驚畏，故名為“隨順覺性”。

言佛性能轉萬物隨順無礙也，與以上所說凡夫及未入地菩薩之隨順覺性不同，後者乃腦筋解悟之覺，非佛性之覺也，故知此人乃善根早植，德本深厚，乃能有如此之成就也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“清淨慧當知：圓滿菩提性，無取亦無證，無菩薩眾生。覺與未覺時，漸次有差別，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入地永寂滅，不住一切相，大覺悉圓滿，名為‘遍隨順’。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，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供養恒沙佛，功德已圓滿，雖有多方便，皆名隨順智。”

此分闡明佛性本無差別漸次，因眾生用功不同，故顯出凡夫、菩薩、如來各種“隨順覺性”之差別。凡夫破我執而墮法執，未入地菩薩破法執而墮空執，已入地菩薩乃能破空執見佛性，如來則指佛性本體，惟佛性本有，為絕對者，餘皆是相對者。見性之後，一切相對者皆為絕對所轉而歸于本體。

此問題有應注意之點，即隨順覺性根本之差別，凡夫及未入地菩薩之隨順覺性，乃屬於見、聞、覺、知作用，而已入地菩薩及如來之隨順覺性則系佛性作用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威德自在菩薩

于是威德自在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廣為我等分別如是隨順覺性，令諸菩薩覺心光明，承佛圓音，不因修習而得善利。世尊！譬如大城外有四門，隨方來者非止一路，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非一方便，惟願世尊廣為我等宣說一切方便漸次，并修行人總有幾種？令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求大乘者速得開悟，遊戲如來大寂滅海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于如來如是方便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威德自在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威德自在菩薩言：佛廣為我等解說“隨順覺性”之分別，使菩薩覺心光明，雖未修習，已先獲大益，況勤行乎？

然佛國廣大，如城有四門，隨入一門，皆可抵達，修行方便，亦非一路，願再廣為宣說，俾得遊戲如來大寂滅海。

“善男子！無上妙覺，遍諸十方，出生如來與一切法，同體平等，于諸修行實無有二；方便隨順，其數無量。圓攝所歸，循性差別，當有三種。”

佛言，無上妙覺，遍滿十方，一切如來妙法，皆由此本體流出，其性平等。就本體言，修行實無二法；若就方便言，則其法無數無量。歸納起來可分三種，即“奢摩他”、“三摩鉢提”、“禪那”是也。下文逐次解釋此三種修行法門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取靜為行，由澄諸念，覺識煩動，靜慧發生，身心客塵從此永滅，便能內發寂靜輕安，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于中顯現，如鏡中像。此方便者，名‘奢摩他’。”

“奢摩他”者，即寂靜之意，又譯為“正定”。昔人有譯為“止”者，未盡確當，因“止”為四病之一，并非正法，下文普覺問題中，佛曾詳細宣示。現不依“止”字解釋，欲免眾生誤解也。

此節言，若諸菩薩能解“悟淨圓覺”之理，以淨覺心，取靜為行，則一切舉止威儀皆在靜中，由根、塵、識所生之妄念煩動已歸澄汰，此時便達無始無明境界，繼續用功，一旦靜慧發生，因緣時至，無明窠臼的打破，身心客塵從此永滅，得獲自在，便能內發寂靜輕安，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皆于中顯現，此心即是法界本體，法界不離此心，如鏡中像，了了皆是佛性，此種方便名“奢摩他”。就是不起雜念，單用寂靜一念往下直看，功夫純熟，無始無明一破，便是本來面目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知覺心性及其與根塵，皆因幻化，即起諸幻，以除幻者，變化諸幻，而開幻眾，由起幻故，便能內發大悲輕安，一切菩薩從此起行，漸次增進。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，幻相永離，是諸菩薩所圓妙行，如土長苗。此方便者，名‘三摩鉢提’。”

“三摩鉢提”譯為“攝念”。言以意根統攝五根，集中其力量向無始無明進攻，一步緊似一步，漸次增進，如土出苗一般，因緣時至，無明窠臼的打破，豁然貫通，徹天徹地的看見本來面目了。此種起幻力量，謂之“未覺幻力”。

“即起諸幻，以除幻者”，是指以意根統攝諸根打破無始無明也。“變化諸幻，而開幻眾”者，即將根、塵、識境界皆轉為佛性，即六祖所謂“自性眾生誓願度”之謂也。“大悲輕安”者，謂心不散亂也。“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”，言六根不可破，而無始無明可破，故有不同，然此二者究竟皆屬幻化，無始無明一經打破，六根變為佛性，幻相永離，此時無所謂六根，無所謂無始無明，幻相已滅，實相現前，而菩薩之妙行圓矣。此種方便名“三摩鉢提”，乃以意根統率五根，直往內看，無明窠臼一破，便見佛性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不取幻化及諸靜相，了知身心皆為罣礙，無知覺明不依諸礙，永得超過礙無礙境，受用世界及與身心，相在塵域，如器中錙，聲出于外，煩惱、涅槃不相留礙，便能內發寂滅輕安，妙覺隨順寂滅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眾生、壽命皆為浮想。此方便者，名為‘禪那’。”

“禪那”意為“淨慮”。言諸菩薩若能解悟淨圓覺之理，以淨覺心（即腦筋），“不取幻化及諸靜相”，言不斷六根，不止一念，視由它視，聽由它聽，動由它動，靜由它靜，但心裏抱定一個念頭，了知身心為礙，皆是我執、法執。無知覺明（即無始無明）雖不依諸礙，然落于空執，便是無始無明境界，于是向此處着力，一旦因緣時至的一聲，無始無明打破，徹天徹地皆是佛性，永得超過礙無礙境，雖肉身仍在塵域，而法身自性充滿十方，內外無隔打成一片，如器中錙，聲出于外，無有間隔，煩惱、涅槃（即我執、法執）不相留礙，便能內發寂滅輕安，達于妙覺隨順寂滅境界。此種境界非他人身心所能及，所謂惟悟與悟者乃能知之，此時回視肉身，如海中一漚、空中一塵，眾生、壽命皆為浮想矣。此種方便名為“禪那”，乃六根互用往內察看，觸着機緣，豁然貫通便見佛性。

“善男子！此三法門皆是圓覺親近隨順，十方如來因此成佛，十方菩薩種種方便，一切同異，皆依如是三種事業，若得圓證，即成圓覺。善男子！假使有人修于聖道，教化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、辟支佛果，不如有人聞此圓覺無礙法門，一剎那頃隨順修習。”

言以上所述三種法門，皆是修圓覺之最好方法，一切如來因此成佛，一切菩薩種種方便，皆不出此三種事業，無論修那一種，皆可以明心見性。倘有人聞此法門，隻要修習一剎那功夫，已勝過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、辟支佛果矣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威德汝當知：無上大覺心，本際無二相，隨順諸方便，其數即無量。如來總開示，便有三種類：寂靜奢摩他，如鏡照諸像；如幻三摩提，如苗漸增長；禪那唯寂滅，如彼器中錙。三種妙法門，皆是覺隨順。十方諸如來，及諸大菩薩，因此得成道，三事圓證故，名究竟涅槃。”

此分宣說修圓覺三種法門，三種法門雖不同，然皆可明心見性，證悟圓覺境界。舉其要點，不外打破無始無明，破除空執，證實相而已。聲聞二乘所修法門，如煮沙為飯，無法明心見性，故曰：“有人聞此法門，隻須修習一剎那功夫，便勝過聲聞二乘萬萬也。”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辯音菩薩

于是辯音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如是法門，甚為希有。世尊！此諸方便，一切菩薩于圓覺門有幾修習？願為大眾及末世眾生方便開示，令悟實相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辯音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問于如來如是修習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辯音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，默然而聽。

辯音問意，言世尊示此三種法門甚為希有，但此三種方便，一切菩薩修習時，有無次第分別？請再開示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及修習者。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依于未覺幻力修習，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。”

佛言，就如來圓覺清淨本體而言，本無所謂修習及修習者，但一切菩薩及眾生未證圓覺以前，“未覺幻力”修習，此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之分別。“未覺幻力”者，即用一念無明及六根為打破無始無明之武器是也。“定”者，體也；“輪”者，用也。能轉萬法使歸于自性本體，故曰“清淨定輪”。依此修習，則可悟入圓覺本體也。

“若諸菩薩唯取極靜，由靜力故，永斷煩惱，究竟成就，不起于座，便入涅槃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奢摩他。”

第一種清淨定輪名單修奢摩他。言以唯取極靜，不隨諸幻，以至靜力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“不起于座，便入涅槃”者，謂當下見性成佛，了生脫死也，如佛在菩提林下所證也。

“若諸菩薩唯觀如幻，以佛力故，變化世界種種作用，備行菩薩清淨妙行，于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二種清淨定輪名單修三摩鉢提。乃將意根統攝五根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，此時根、塵、識以及一切山河大地、萬事萬物者變為佛性，皆在圓照定光之中，故曰：“備行菩薩清淨妙行，于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。”

“若諸菩薩唯滅諸幻，不取作用，獨斷煩惱；煩惱斷盡，便證實相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禪那。”

第三種定輪名單修禪那。一切根、塵、識不加束縛驅遣，獨抱一念打破無始無明，便證實相。

“若諸菩薩先取至靜，以靜慧心照諸幻者，便是中起菩薩行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四種定輪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先取至靜，以靜力破無始無明，并發大悲心度眾生是也。

“若諸菩薩以靜慧故，證至靜性，便斷煩惱，永出生死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五種定輪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先由靜悟入，而不取靜相，用一念無明打破無始無明，永出生死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靜慧，復現幻力，種種變化度諸眾生，後斷煩惱而入寂滅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六種定輪，先由靜慧起，現“未覺幻力”度自性眾生，後破無始無明，證圓覺寂滅境界。

“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斷煩惱也，後起菩薩清淨妙行，度諸衆生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七種定輪，先以至靜力掃除雜念，後起清淨妙行，度自性衆生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心斷煩惱，複度衆生，建立世界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。”

第八種定輪，以至靜力打破無始無明，度自性衆生，建立法界淨土。

“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資發變化，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九種定輪，以至靜力，用意根統攝五根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用資寂滅，後起作用，變化世界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十種定輪，以至靜力打破無始無明，證圓覺本體，變穢土爲淨土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隨順，而取至靜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十一種定輪，以六根互用變化之力，打破無始無明，證圓覺本體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境界，而取寂滅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十二種定輪，以六根互用變化之力，轉種種境界，前後打破無明而證實相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而作佛事，安住寂靜，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十三種定輪，以六根變化之力度自性衆生，複歸寂靜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無礙作用，斷煩惱故，安住至靜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十四種定輪，以一根統攝五根，以一念統攝萬念。打破無始無明，安住自性至靜境界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方便作用，至靜寂滅，二俱隨順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齊修奢摩他、禪那。”

第十五種定輪，以六根方便作用，打破無始無明，入于至靜寂滅境界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起用，資于至靜，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”

第十六種定輪，以六根變化作用，同時藉至靜之力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。

“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資于寂滅。後住清淨，無作靜慮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十七種定輪，以六根變化之力，同時超過礙無礙境，打破無始無明證實相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而起至靜，住于清淨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十八種定輪，以寂滅力掃除雜念，專一心志，向無明窠臼進攻，因緣時至，無明窠臼的打破，便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而起作用，于一切境，寂用隨順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十九種定輪，由寂滅力起諸作用，度自性衆生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種種自性，安于靜慮，而起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二十種定輪，以寂滅力安住至靜，然後起幻力變化以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無作自性，起于作用，清淨境界，歸于靜慮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廿一種定輪，由寂滅無作自性，起作用度自性衆生後，專力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種種清淨，而住靜慮，起于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。”

第廿二種定輪，以寂滅力打掃雜念，發生靜慧，起諸變化而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于至靜，而起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奢摩他、後修三摩鉢提。”

第廿三種定輪，以寂滅力，同時得靜慧之助，起諸變化而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于變化，而起至靜，清明境慧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”

第廿四種定輪，以寂滅力資于幻用，後以靜力打破無始無明見佛性。

“若諸菩薩以圓覺慧圓合一切，于諸性相，無離覺性。此菩薩者，名為圓修三種自性清淨隨順。”

第廿五種定輪，以圓覺慧，直破無始無明，當下見性，無階段漸次，故曰“圓修”。

“善男子！是名菩薩二十五名輪，一切菩薩修行如是。若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依此輪者，當持梵行，寂靜思惟，求哀懺悔，經三七日，于二十五輪各安標記，至心求哀，隨手結取，依結開示，便知頓漸，一念疑悔，即不成就。”

二十五輪者，菩薩修行之良法也。然此為未覺者方便而說耳，就自性本體言，無修無證，定輪雲乎哉？末世衆生依未覺幻力修習，則舍此莫從，然須先之以持戒，斷之以堅決之心、不拔之志，抱定一輪，即生取辨，少有疑悔，則徒呼負之矣！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辯音汝當知：一切諸菩薩，無礙清淨慧，皆依禪定生。所謂奢摩他，三摩提禪那，三法頓漸修，有二十五輪。十方諸如來，三世修行者，無不因此法，而得成菩提；唯除頓覺人，并法不隨順。一切諸菩薩，及末世衆生，常當持此輪，隨順勤修習，依佛大悲力，不久證涅槃。”

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三種法門，任修一門皆可明心見性，證入圓覺本體，本無漸次，惟衆生根器不同，機緣互異，故有二十五輪之別；至若上根頓覺，當下見性，則并法亦不隨順矣，如六祖是也。此二十五輪，輪輪皆可見性，故二十五即一，一即二十五，一經見性，則并一亦無所用之，學者以敲門磚視之可也，其最要學之一點，在于打破無始無明。

昔人有以“止觀禪”判此三法門者，未盡合也，蓋此三法門任修一門皆可見性，而修止觀者，未聞單修“止”即可見性也，未聞單修“觀”即可見性也。昔有修止觀法師問慧海禪師：“一心三觀義如何？”師曰：“過去心已過去，未來心未至，現在心無性，于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？”曰：“禪師不解止觀。”師曰：“座主解否？”曰：“解。”師曰：“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，說觀破觀，住止沒生死，住觀心神亂。且為當將心止心？為複起心觀觀？若有心觀，是常見法；若無心觀，是斷見法；亦有亦無，成二見法。請座主細說看！”曰：“若如是問，俱說不得也。”師曰：“如曾止觀？”（《傳燈錄》）又僧問○○禪師：“如何是一心三觀？”師曰：“我當無一心，說甚麼是三觀？”良以佛性是絕對，不可以心觀，可觀者非佛性也。觀假作空，觀空作假，或于空、假中取中道，皆是腦筋作用，自己作怪，不能見佛性也。又明雲谷禪師，決志操方，尋登壇受具，闡天臺小止觀法門，專精修習。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，掩關于郡之天甯，師往參叩，呈其所修，舟曰：“止觀之要，不依身心氣息，內外脫然。子之所參，流于下乘，豈西來的意耶？學道必以悟心為主。”師悲，即請益，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，直令重下疑情。師依教，日夜參究，寢食俱廢，一日受食，食盡亦不自知，碗忽墮地，猛然有省，恍如夢覺，複請益，乃蒙印可（《夢遊集》）。雲谷所修，蓋即以意根統攝五根，集中一念，于飯碗墮地一頃，無始無明叻的打破，一根既還源，六根盡解脫，看見本來面目，回顧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，倘非法舟濟師指點，豈有奇特事耶？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（法禪法師）

淨諸業障菩薩

于是淨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，一切如來因地行相，令諸大眾得未曾有。睹見調禦，曆恒沙劫勤苦境界，一切功用猶如一念，我等菩薩深自慶慰。世尊！若此覺心本性清淨，因何染污，使諸眾生迷悶不入？唯願如來，廣為我等開悟法性，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，作將來眼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大眾末世眾生，諮問如來如是方便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淨諸業障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淨諸業障菩薩言：世尊為我等發揮如是不可思議妙法，使諸大眾明白，雖曆恒沙劫，勤修種種苦行，不能勝過利用一念以破無始無明，如此妙法得未曾有，深可慶慰。惟此覺心既是本性清淨，因何迷悶，使諸眾生不入清淨圓覺境界？請廣為闡明法性妙理，使末世眾生得具法眼，不至錯認圓覺本體。

“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命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，由此便生憎、愛二境，于虛妄體重執虛妄；二妄相依，生妄業道；有妄業故，妄見流轉；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。由此不能入清淨覺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，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。何以故？由有無始本起無明，為己主宰，一切眾生生無慧目，身心等性皆是無明，譬如有人不自斷命。是故當知，有愛我者，我與隨順；非隨順者，便生憎怨；為憎愛心，養無明故。相續求道，皆不成就。”

此節佛揭“四相”以示大眾，“四相”者，乃至關重要之問題也，一切修行人如不先將“四相”分析清楚，則有誤入歧途之虞。一般人解釋四相，鹹謂四相皆由執我而起，不執着我則此患可除，此皆未明佛之本意也。夫出家人目的在見性成佛，豈僅僅做到不執着你我、不分別六道眾生、不要求長壽，便算了事耶？故知如此解釋四相非佛本意。古時有一法師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“無我相，無人相”乃不要執着你我，下面有一龐居士問：“無我相，誰人講《金剛經》？無人相，誰人聽《金剛經》？”講者不能答。故知釋迦說法，時時提出“四相”以警大眾者，乃因此“四相”，當用功時最易被錯認為“佛性”故也。茲分別釋之如次：

一、我相：六根已斷，一念不起，但仍有清淨之一念在。

二、人相：起一念之相。

三、眾生相：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之中間是。

四、壽者相：是前念後念已斷，一切思想已絕，空無所有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“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”乃指此四種境界俱非佛性也。

此節佛答言：眾生修行所以迷悶不入清淨覺者，乃因錯認“四相”以為自性耳，由于錯認前三相故，遂生憎、愛二境，“憎者”憎生死，“愛者”愛涅槃，故修斷六根及斷一念功夫；其實生死、涅槃皆是虛妄，而斷六根一念亦是虛妄，二妄相依，難脫生死；眾生在前三相中流轉既久，心生厭倦，遂將前念後念一概斷盡，把一切思想完全停止，此時空無所有，惟命根尚存，自以為證涅槃矣，其實是墮入第四壽者相境界，即空執是也，故曰“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”，即錯認壽者相為涅槃也。因此之故，不能入于清淨覺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，蓋因所能入者，非“覺”體故也。就本體而言，並無所謂出入，故前三相之動念與第四相之息念，皆歸虛妄迷悶，不能見性。何以故？因有無始無明為之主宰故也。眾生無慧根，見、聞、覺、知、根、塵等性，皆為無明所蔽，不能打破，一若人之不自斷其生死者然。不獨此也，復以其順逆憎愛之境，滋養無明，因此常在四相中流轉，終無成就矣。

“善男子！雲何‘我相’？謂諸眾生心所證者。善男子！譬如有人，百骸調適，忽忘我身，四肢絃緩，攝養乖方，微入鍼艾，即知有我，是故證取，方現我體。善男子！其心乃至證于如來，畢竟了知清淨涅槃，皆是‘我相’。”

然則何謂“我相”乎？“我相”者，指眾生修行時心中所“證”之一種境界也，此“證”并非調證，并非“實證”，乃“誤證”也，謂誤證“我相”境界以為“自性”也。譬如有人用功之時，停止六根作用，使不為外界事物所影響，此時百骸調適，四肢絃緩，忽忘我身，須用鍼艾刺灸，方覺有此肉體，此種清淨舒適境界，其心

自以為已證如來，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矣，其實皆是“我相”境界也。

“善男子！雲何‘人相’？謂諸衆生心悟證者。善男子！悟有我者，不復認我，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悟已超過一切證者，悉為人相。善男子！其心乃至圓悟涅槃，俱是我者，心存少悟，備殫證理，皆名‘人相’。”

然則“人相”果何如乎？亦是衆生修行時所誤證之一種境界也。衆生初誤證“我相”，既而悟“我相”之非“自性”，乃又起一念不復認我，前所證悟皆知非我，俱予遣除，自以為超過一切證者，見“自性”矣，豈知此之境界，悉為人相境界也；其心甚至自以為圓悟涅槃，亦是腦筋思想作用，皆名“人相”。

“善男子！雲何‘衆生相’？謂諸衆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。善男子！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‘我是衆生。’則知彼人說衆生者，非我非彼。雲何非我？我是衆生，則非是我；雲何非彼？我是衆生，非彼我故。善男子！但諸衆生了證了悟，皆為我人；而我、人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，名‘衆生相’。”

然則“衆生相”又何如乎？“衆生相”者，乃衆生修行時，悟我相、人相之非，俱加屏遣，入于二相所不及之境界也。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“我是衆生。”既雲衆生，則非我非彼矣。修行者腦筋所能證悟之境，皆為我、人，而我、人相所不能及之境，則為“衆生相”之境界，所謂“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”是也。

“善男子！雲何‘壽命相’？謂諸衆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，一切業智所不自見，猶如命根。善男子！若心照見一切覺者，皆為塵垢，覺所覺者，不離塵故；如湯銷冰，無別有冰，知冰銷者；存我覺我，亦復如是。”

然則“壽命相”又何如乎？“壽命相”者，謂衆生修行時，屏棄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，入于空無所有清淨境界，此境界乃一切業智所不能聞見，猶如命根一樣，雖然空寂，猶自存續，故曰“壽命相”。蓋因前三相既自覺其為塵垢而去之，然此之覺悟，亦未離于塵垢也。如湯銷冰，冰已不存，而湯仍在，前三相雖滅而壽命相仍存，所謂“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”是也。

“善男子！末世衆生不了四相，雖經多劫勤若修道，但名‘有為’，終不能成一切聖果，是故名為正法末世。何以故？認一切我為涅槃故，有證有悟名成就故。譬如有人認賊為子，其家財寶終不成就。何以故？有我愛者亦愛涅槃，伏我愛根為涅槃相，有憎我者亦憎生死，不知愛者真生死故，別憎生死名不解脫。雲何當知法不解脫？善男子！彼末世衆生習菩提者，以己微證為自清淨，猶未能盡我相根本；若復有人贊歎彼法，即生歡喜，便欲濟度；若復誹謗彼所得者，便生瞋恨。則知我相堅固執持，潛伏藏識，遊戲諸根，曾不間斷。善男子！彼修道者不除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善男子！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，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，衆生、壽命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末世衆生說病為法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，雖勤精進，增益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”

此節言末世衆生所不能入清淨覺者，蓋因誤認“四相”以為佛性故也。四相不了，雖經多劫勤苦修道，但名“有為”。“有為”者，有漏是也。修行人若在四相中流轉，終屬有漏，不能了脫生死而成就聖果；聖果者，“無漏”是也，又名“無為”。佛性無漏，無取無證，乃是“絕對者”；而四相有漏，有取有證，乃是“相對者”。“正法末世”者，言邪見盛行，正法不彰也。蓋因一切修行人多誤認我相為涅槃，有證有悟，自以為成就矣，豈知認賊作子，家財終不能保也。何以然乎？蓋我相未除，有愛有憎，有我愛者，亦愛涅槃，故此時所證之“涅槃相”，皆愛憎所成就也。又有憎我者，則亦憎生死矣，不知愛憎之本身即生死之根也，故名“不解脫”。

然則不解脫果何因乎？曰：“末世衆生修道之時，錯認腦筋所證境界為‘涅槃’，故未能盡我相根本，有人贊其則生歡喜，便欲濟度；有人誹謗其所得者，便生瞋恨。故知我相堅執潛伏根內，支配諸根，如同遊戲，不損間斷。”

修道之人若不除我相，則無法入于清淨圓覺本體，不能解脫。

若知我相本空，則何有毀譽？有我說法，無有是處，衆生、壽命，亦復如是。四相不除，便成四病，以病為法，實可憐愍，雖勤精進，諸病益增，因是之故，不入圓覺。”

“善男子！末世衆生不了四相，以如來，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，終不成就。或有衆生未得調得，未證調證，見勝進者，心生嫉妒，由彼衆生未斷我愛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善男子！末世衆生希望成道，無令求悟，唯益多聞，增長我見。但當精勤降伏煩惱，起大勇猛，未得令得，未斷令斷，貪瞋、愛慢、諂曲、嫉妒對境不生，彼我恩愛，一切寂滅，佛說是人漸次成就，求善知識，不墮邪見；若于所求，別生憎愛，則不能入清淨覺海。”

此節言衆生未了四相，而欲以腦筋揣測自性及諸佛行處，如此修行有若黑房裏捉黑貓，終無成就。更誤認自己

所證之四相爲圓覺境界，未得調得，未證調證，見他人勝進便生嫉妒之心，皆因未斷我愛之故，故不能入清淨圓覺。倘衆生希望成道，應勿向腦筋測度，勿求多聞，增長我見，但一心精勤向無始無明用功夫，并先起大勇猛心，集中意念，下必得必斷之決心，此時貪瞋、愛慢、諂曲、嫉妒等妄心，對境不生，彼我恩愛皆歸寂滅，如此專一用功，必能漸次成就。但必須求善知識指導，方不墮于邪見，若于用功時貪圖便宜捷徑，別生憎愛之心，則不能入清淨覺海矣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淨業汝當知：一切諸衆生，皆由執我愛，無始妄流轉，未除四種相，不得成菩提。愛憎生于心，諂曲存諸念，是故多迷悶，不能入覺城。若能歸悟剎，先去貪、瞋、癡，法愛不存心，漸次可成就。我身本不有，憎愛何由生？此人求善友，終不墮邪見。所求別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”

此分佛闡明衆生修行時最難通過之四種境界，即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四相是也。此四種境界，最易被誤認爲佛性境界，故佛特爲闡明之，其義本極明顯，而後世之人未能明了，多加曲解，繳佛之本意不彰，修行者迷悶難入，良可慨歎。

“我相”者，即我執是也，此之謂“我”，非謂“小我”，乃屬“大我”。小乘人將六根斷盡，小我已滅，入于大我境界，此時心量擴大，有充滿宇宙之象；宋儒所謂“我心宇宙”，西洋哲學及耶教所謂“大我”、“上帝”，婆羅門所謂“梵我”，即“我相”是也，皆我自己腦筋創造也。

“人相”者，即法執是也，起一念破除“我相”是也。

“衆生相”者，人、我俱遣，落于第三念，仍未離于法執，所謂“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”是也，孔子曰：“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。”《書經》雲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”道家所謂“太極”，亦即是此境界，即“衆生相”是也，二乘人所謂之境界即此境界，較小乘已進一籌，然去佛境界當不遠也。

“壽命相”者，即空執是也，我、人、衆生相俱不存，猶如命根，空無所有，而尚存續，故名“壽命”。祖師謂“無明窠臼”、“漆黑桶底”，道家所謂“無極”，即此境界也，此相一破，則可見本來自性。

人每謂三教同源，若了此四相精義，則知三教相隔不啻天淵矣；至西洋哲學家所究，尚不能跳出“我相”範圍，尤卑乎其卑矣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普覺菩薩

于是普覺菩薩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快說禪病，令諸大衆得未曾有，心意蕩然，獲大安穩。世尊！末世衆生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邪法增熾，使諸衆生求何等入？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去何病？雲何發心？令彼群盲，不墮邪見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普覺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咨問如來，如是修行，能施末世一切衆生無畏道眼，令彼衆生得成聖道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普覺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衆默然而聽。

四相既明，修行不緻錯走路途，然用功之時弊病極多，仍須明白，方能有進，故普覺菩薩聞佛闡明四相之後，請佛快說禪病，使修行者獲大安穩。良以修行用功之時弊病極多，緻使行者不能安穩前進，此乃最有經驗者所提出之重要問題也。

“善男子！末世衆生將發大心，求善知識欲修行者，當求一切正知見人，心不住相，不着聲聞、緣覺境界，雖現塵勞，心恒清淨，示有諸過，贊歎梵行，不令衆生入不律儀，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末世衆生見如人，應當供養，不惜身命。彼善知識四威儀中，常現清淨，乃至示見種種過患，心無憍慢，況復搏財、妻子、眷屬。若善男子，于彼善友不起惡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覺，心華發明，照十方刹。”

學者欲明修行弊病，須先親近明眼善知識，明眼善知識乃悟後之人，故能心不住相，不落二乘境界，雖處塵勞之中，而佛性如如不動，對於修行正途及歧途極爲明顯，所有弊病無不親歷，學者得其指引，則可獲事半功倍

之效，故應當不惜身命以供養之。昔石霜楚圓禪師在汾陽善昭禪師處參學，屢遭呵，命操勞役，終不退悔，終證大道，成就正覺，學者宜以爲範。

“善男子！彼善知識所證妙法，應離四病。雲何四病？一者作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‘我于本心作種種行，欲求圓覺。’彼圓覺性非作得故，就名爲病。二者任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‘我等今者，不斷生融會貫通，不求涅槃，涅槃生死，無起滅念，任彼一切隨諸法性，欲求圓覺。’彼圓覺性非任有故。說名爲病。三者止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‘我今自心永息諸念，得一切性，寂然平等，欲求圓覺。’彼圓覺性非止合故，說名爲病。四者滅病。若有人作如是言：‘我今永斷一切煩惱，身心畢竟空無所有，何況根塵虛妄境界？一切永寂，欲求圓覺。’彼圓覺性非寂相故，說名爲病。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。作是觀者，名爲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爲邪觀。”

四病就是作、任、止、滅四種。分別闡明如下：

一、作病 修行者爲求圓覺佛性，操心太急，用腦筋去揣量測度，或執意修種種善行，心中起一惡思想時，即刻意改作一段好思想；不怕妄起，隻怕覺遲；以妄除妄，舍妄取真；觀有爲空，觀空有爲；前念已滅，後念未起，中間是。其實佛性非由造作而得，這是參禪用功時之毛病。

二、任病 修行者知道着意用功，勞而無益，于是一切放任，不求斷生死，亦不求證涅槃；任思想起亦好，不亦好；不執着一切相，不住一切相；對境無心，一切無礙，認爲如此便可證圓覺。其實圓覺佛性非由放任而有，此仍是禪病。

三、止病 修行者知道越是放任，妄念越多，于是又將諸念停止，使心境寂然平等，如海水不起波，無一點浮漚，以爲如此便可證圓覺。其實妄念停止，不過是見、聞、覺、知中的淨緣，永不能合于佛性，故仍是禪病。

四、滅病 修行者知道妄念雖不起，仍有知有覺，受外境刺激仍能起念，于是索性將一切思想滅盡，無知無覺，根塵俱滅，虛妄永寂，以爲如此便可證圓覺，其實是落在無明窠臼中，永難見佛性，故仍是禪病。

修行者若能離此四病，便不誤入歧途，最爲重要。

“善男子！末世衆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，事善知識，彼善知識欲來親近，應斷憍慢，若復遠離，應斷瞋恨。現逆順境，猶如虛空，了知身心畢竟平等，與諸衆生同體無異，如是修行，方入圓覺。善男子！末世衆生不得成道，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，故未解脫。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已父母，心無有二，即除諸病，于諸法中自他憎愛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末世衆生欲求圓覺，應當發心，作如是言：‘盡于虛空一切衆生，我皆令人究竟圓覺，于圓覺中無取學者，除彼、我、人一切諸相。’如是發心，不墮邪見。”

言佛宣示親近善知識之重要，以此爲獲得真正修行門徑，與避免用功諸病之關鍵，欲親近善知識，須先明佛性平等道理，明此道理，則心無憍慢，于善知識所示，方能領受。末世衆生所以不得成道，乃因有“無明自他憎愛一切種子”（即無始無明）把佛性遮障，若能明佛性平等之理，則怨親平等，諸病自除，因佛性中平等不二，無有諸病也。又修此大乘法門時，不僅發心自度，且發心度人，證圓覺之後，則知圓覺中無取無得，故曰“無取覺者”，不住相而度衆生，故雖度盡衆生，而衆生實無度者，如此發心修行，則不墮邪見矣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普覺汝當知：末世諸衆生，欲求善知識，應當求正見。心遠二乘者，法中除四病，謂作、止、任、滅。親近無憍慢，遠離無瞋恨，見種種境界，心當生希有，還如佛出世。不犯非律儀，戒根永清淨，度一切衆生，究竟入圓覺。無彼我人相，當依正智慧，便得超邪見，證覺般涅槃。”

此分因普覺問禪病，佛指示欲除禪病，須親近明眼善知識，欲親近明眼善知識，須去憍慢瞋恨等心，視善知識爲佛出世，生希有難逢之感，然後禪病可除，正道可循。又發度已度人之大心，不住四相，不犯律儀，則可超邪見而證圓覺矣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于是圓覺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淨覺種種方便，令末世眾生有大增益。世尊！我等今者已得開悟，若佛滅後，末世眾生未得悟者，雲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？此圓覺中三種淨觀以何為首？唯願大悲，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施大饒益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爾時，世尊告圓覺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問于如來如是方便，以大饒益施諸眾生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”時，圓覺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圓覺菩薩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既已為我等廣說佛性妙理及種種用功之法，實在使我等輩獲莫大之利益。現在我等已經開悟，但將來佛滅度後，我等如欲教導眾生未悟者修行，應該怎樣教法？譬如安居修持及作三種淨觀（即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三種）等行，應怎樣修法方合大乘軌則？”

“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若佛住世，若佛滅後，若法末時，有諸眾生具大乘性，信佛秘密大圓覺心，欲修行者，若在伽藍安處徒眾，有緣事故，隨分思察，如我已說。若復無有他事因緣，即建道場，當立期限，若立長期百二十日、中期百日、下期八十日，安置淨居。若佛現在，正當思惟；若佛滅後，施設形像。心存目想，生正憶念，還同如來常住之日。懸諸旛華，經三七日，稽首十方諸佛名字，求哀懺悔，遇善境界，得心輕安。過三七日，一向攝念。若經夏首三月安居，當為清淨菩薩止住，心離聲聞，不假徒眾。至安居日，即于佛前作如是言：‘我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某甲，踞菩薩乘，修寂滅行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涅槃自性無系屬故。今我敬請，不依聲聞，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三月安居，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，不系徒眾。’善男子！此名菩薩示現安居，過三期日，隨往無礙。善男子！若彼末世修行眾生，求菩薩道入三期者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”

佛示言：“若有眾生具大乘性，深信佛所說之真如妙理，欲求明心見性，如在伽藍中住，則時時皆可參究。有塵緣雜事時亦可用功，隨分思察，時時提撕，照我以上所說的去做；倘無塵事，則建立道場，長期百二十日，中期百日，下期八十日。若佛住世，則正思惟；若佛已滅，則施設佛像，心存目想，如同佛尚在一樣。經三七日懺悔，心得輕安，過三七後，亦時時攝念勿懈，一到初夏時，天氣漸熱，不能出門，則三月安居，先于佛前發願，修行者經過三期之後，則心得輕安，道力堅固，隨往何地，皆無所礙矣。”

入三期修行者，除佛所示方法之外，一切邪道境界，皆應破除，惟照佛所指示者用功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，不起思念，靜極便覺，如是初靜，從于一身至一世界，覺亦如是。善男子！若覺遍滿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；百千世界，亦復如是。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”

此示修奢摩他時，不起雜念，單用至靜一念往下直看，功夫成熟無明窠臼打破，便見佛性現前。自一身以至一世界，無非佛性，佛性遍滿一世界，此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，皆同于佛性，故曰“皆悉能知”，百千世界，莫不皆然，此乃修奢摩他之情形也。至若外道邪師所言一切境界，皆不可取信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，先當憶想十方如來、十方世界一切菩薩，依種種門，漸次修行勤苦三昧，廣發大願，自薰成種。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”

修三摩鉢提時，先要明白諸佛、菩薩皆用般若三昧自修自證，用意根統率五根，單刀直入向內看，功夫成熟無明窠臼的打破，便可看見佛性，此為修三摩鉢提明心見性之方法。至若外道邪師所說境界，不足取信。

“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于禪那，先取數門，心中了知生、住、滅念，分劑頭數，如是周遍四威儀中，分別念數，無不了知。漸次增進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猶如目睹所受用物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，是名‘三觀初首方便’。若諸眾生遍修三種，勤行精進，即名‘如來出現于世’。”

修禪那時，六根并用往內直看，功夫成熟觸着機緣，無明窠臼打破，便可明心見性。有由耳根音聲而悟道者，有由眼根見色相而悟道者，一根還源則六根皆解脫矣。如香岩聞擊竹而明心，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是也，其他諸根莫不皆然。生、住、滅念皆知落處，行、住、坐、卧不離真如，一頭了知則頭頭無不了知，一念了知則念念無不了知，乃至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亦皆灼然了知，此修禪那明心見性之法也。參禪用功即是此法，六根還源，佛性現前，便是如來出世。

“若後末世鈍根眾生，心欲求道，不得成就，由昔業障，當勤懺悔，常起希望，先斷憎愛、嫉妒、諂曲、求勝上心；三種淨觀，隨學一事，此觀不得，複習彼觀，心不放舍，漸次求證。”

以上所示三種淨觀：一、修奢摩他，不起雜念，單用至靜一念，往內直看。二、修三摩鉢提，用意根統攝五根，

向內直看。三、修禪那，是六根并用，向內直看。此三種方法，無論那一種，功夫純熟觸着機緣，皆可悟道，此觀不得，複習彼觀，不可放棄，終得成就。但末世衆生宿業深重，須先懺悔，斷除憎愛、嫉妒、諂曲之心，使身心輕安，方能修此三種觀行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“圓覺汝當知：一切諸衆生，欲求無上道，先當結三期，懺悔無始業。經于三七日，然後正思惟，非彼所聞境，畢竟不可取。奢摩他至靜，三摩正憶持，禪那明數門，是名三淨觀，若能勤修習，是名佛出世。鈍根未成者，常當勤心懺，無始一切罪，諸障若消滅，佛境便現前。”

此分佛示圓覺菩薩以教導末世衆生修行之法，先結三期，懺悔無始以來宿業，使身心輕安，然後修三種淨觀，任修一種，皆可成道，無始無明打破，諸障消滅，則佛性現前矣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 圓覺經解析(法禪法師)

賢善首菩薩

于是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！廣爲我等及末世衆生，開悟如是不思議事。世尊！此大乘教名字何等？雲何奉持？衆生修習得何功德？雲何使我護持經人？流布此教至于何地？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複始。爾時，世尊告賢善首菩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，問于如來如是經教功德名字。汝今諦聽，當爲汝說。”時，賢善首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此最後一分乃流通分也，示此經原委及功德因緣。

“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：是經名《大方廣圓覺陀羅尼》，亦名《修多羅了義》，亦名《秘密王三昧》，亦名《如來決定境界》，亦名《如來藏自性差別》，汝當奉持。善男子！是經唯顯如來境界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，若諸菩薩及末世衆生依此修行，漸次增進，至于佛地。”

佛雲此經乃如來最高境界，發揮絕對妙理，故有此了義等名，唯佛乃能宣說，若依此而修，漸次增進，可至佛地。

“善男子！是經名爲頓教大乘，頓機衆生從此開悟，亦攝漸修一切群品。譬如大海不讓小流，乃至蚊虻及阿修羅，飲其水者皆得充滿。”

佛雲，此經乃屬大乘頓教法門，頓機衆生可從此而開悟，但亦能攝漸修衆生，一切修此經者無不獲益。如大海不讓小流，乃至蚊虻飲其水者，皆得充滿。

此經是頓教經典，所發揮道理與禪宗祖師所發揮者相通，修習此經者再學參禪最易契入。

“善男子！假使有人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聞此經名及一句義。善男子！假使有人教百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，不如有人宣說此經分別半偈。善男子！若複有人，聞此經名，信心不惑，當知是人非于一佛、二佛種諸福慧，如是乃至盡恒河沙一切佛所，種諸善根，聞此經教。汝善男子！當護末世是修行者，無令惡魔及諸外道煩惱其身心，令生退屈。”

此示大乘經典之功德，修此經者可獲明心見性，故其功德實不可思議。

爾時，會中有火首金剛、摧碎金剛、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，并其眷屬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若後末世一切衆生，有能持此決定大乘，我當守護，如護眼目；乃至道場所修行處，我等金剛自領徒衆，晨夕守護，令不退轉；其家乃至永無災障，疫病消滅，財寶豐足，常不乏少。”爾時，大梵天王、二十八天王，并須彌山王、護國天王等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亦守護是持經者，常令安隱，心不退轉。”爾時，有大力鬼王名吉槃茶，與十萬鬼王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等亦守護是持經人，朝夕侍衛，令不退屈；其所居一由旬內，若有鬼神侵其境界，我當使其碎如微塵。”

此示持經者之利益。

佛說此經已，一切菩薩、天、龍、鬼、神、八部眷屬，及諸天王、梵王等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流通分竟。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全部終

稽首入于妙神通，大光明藏釋迦文。

三昧正受不思議，光嚴住持佛境界。

是諸衆生清淨覺，身心寂滅歸平等。

圓滿十方遍隨順，于不二境現淨土。

爲諸菩薩演大乘，普令信解以修證。

我今幸逢勝妙法，如獲摩尼之至寶。

自利之後欲利他，隨文疏釋此了義。

見聞悉發菩提心，同入如來大圓覺。

圓覺經大義 圓覺經疏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 彌勒菩薩 清淨慧菩薩

威德自在菩薩 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 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 賢善首菩薩

本文依菩提印經會菩提叢書七十八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月溪法師講述》版本登錄、修正部份標點，并校核。歡迎引用流通。